

閩客雜居地區居民的語言傳承： 以新竹縣新豐鄉為例*

蕭素英

中央研究院

本文探討閩客雜居地區閩客家庭的語言傳承，分析了新竹縣新豐鄉 256 份一般居民以及 230 份村鄰長等社區領袖的問卷。發現閩客家庭都有向優勢語國語轉移的情形，使用母語的比例都隨著世代遞減，與父母交談使用母語的比例最高，兄弟姊妹等同輩次之，子女再次之，與（外）孫子女交談使用母語的比例最低；隨著年齡層降低，使用母語的比例也隨之降低，而且不論是否跨族通婚，國語都已成為年輕一輩彼此的主要溝通用語。此外，比起客家村鄰長和一般居民，閩南籍村鄰長與子女、（外）孫子女交談只用母語的比例顯著較低，與子女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則顯著較高，我們認為閩客村鄰長之間的差異可能是語言態度的差異。

關鍵詞：語言傳承，語言轉移，閩南，客家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語言的傳承、流失與復振是社會語言學界關心的議題 (Fishman 1991, 2001, Crystal 2000)。近些年來，基於保護語言文化的多樣性，瀕危語言的搶救也日益受到國際組織關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自 2000 年起在每年 2 月 21 日慶祝國際母語日，以彰顯母語的重要性，防止母語流失；UNESCO 專家會議於 2003 年 3 月 12 日共同發表〈語言活力與瀕危度〉，提出九個要素作為評估語言現狀的準則以供參考；UNESCO 2005 年通過〈保護暨促進文化多樣性公約〉，再次

* 本研究為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語言典藏」分項計畫子計畫「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的部分研究成果，計畫主持人為鄭錦全院士。除了作者，擔任過調查訪員的有吳品慧、蘇秀娟、江敏華、吳瑞文、葉瑞娟、王清棟、林千慧、簡佳敏、黃菊芳、郭彥岑等人，在此一併致謝。感謝中研院語言所鄭秋豫教授提供語音實驗室的電腦與 SPSS for Windows 軟體供統計分析。本文初稿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並給予修訂建議，筆者獲益良多，已大幅補充、修訂。

強調語言多樣性的重要。

台灣地區的語言使用情況自范登堡博士 1977-78 年的研究開始至今，已有不少調查研究發表，如范登堡、楊永仕、詹惠珍、費佛樂、陳淑娟等人的博士論文（van den Berg 1986, Young 1989, Chan 1994, Feifel 1994, 陳淑娟 2004）與 van den Berg (1988)、黃宣範 (1995)、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 (1997)、曹逢甫 (1997)、洪惟仁 (2004)、陳淑嬌的系列研究（陳淑嬌 2001, 2003, 2005）以及葉錫南等人關於東亞地區語文使用與教學現況的整合型研究（葉錫南 2000, 2001），研究的範圍包括語言轉移、語言使用的各種場域、語言能力、語言態度等等。這些研究顯示，台灣各族群母語普遍有向國語轉移的現象，尤其以客語跟原住民語言最為嚴重，國語已進入家庭等親密的場域。

前人大範圍的調查大致以城市/鄉鎮、閩南/客家等區分來選取代表點，例如范登堡 (van den Berg 1986, 1988) 調查的地區包括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的傳統市場、百貨商場、商業區、銀行、公園等公共場域；Young (1989) 以分層抽樣法選出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台南市、新竹市（以上代表都會區）、苗栗市（代表中級客家市鎮）、台南縣新營（代表中級閩南市鎮）、宜蘭縣羅東鎮、壯圍鄉與冬山鄉（代表閩南小村落）、屏東縣麟洛鄉（代表客家小村落）等九個調查地點。以縣市為範圍的研究則有黃宣範 1987 年底調查台北市居民、1989 年調查桃園客家地區雙親皆為閩籍或客籍的居民（黃宣範 1995）；¹ 洪惟仁 (2004) 調查桃園縣公共場所語言使用情況。陳淑娟 (2004) 則深入調查新屋鄉大牛欄客語區閩南方言島這個小社群的語言變化。

雙語或多語社區是語言遷移的重要環境之一 (Timm 1980, Daswani 1989, Srivastava 1989, Matsumoto 2001, Detaramani & Lock 2003)，閩南與客家這兩個族群在明鄭、清初時期入台，大多分族聚居，也有些地方兩族雜居，彼此往來密切，成為閩客雙語的社群，前人研究尚未特別探討閩客雜居且兩族人口相當的地區，本研究調查新竹縣新豐鄉，該地閩客雜居，閩客家庭比例大約是四比六，正可填補過去研究的空白，提供台灣地區族群雜居聚落之家庭語言使用的資料。

能否跨世代傳承是評估語言活力最常用的指標 (Fishman 1991, Crystal 2000,

¹ 黃宣範 (1995) 全面探討台灣各族群語言維持、轉移、消失等現象與語言活力、族群政經勢力、語言政策等議題，書中發表了從 1987 年至 1991 年九次問卷調查的研究成果。這九次調查的對象分別為全國大專學生（1987 年春，有效問卷 327 份，受訪者平均年齡 20.5 歲）、台北市居民（1987 年底，有效問卷 404 份，平均年齡 33.45 歲）、全國各地民眾、北區山地大專學生（1989 年，81 人）、玉山神學院學生（1989 年，67 人）、桃園客家地區雙親皆為閩籍或客籍的居民（1989 春，有效問卷客家 317 份、閩南 102 份，平均年齡 38.2 歲）、台北市的通婚家庭（1990 年 4 月，有效問卷 267 份，受訪者平均年齡 23 歲）、全台各地眷村（1991 年秋，212 戶）與原住民等。

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ction's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如果語言沒有成功傳承給下一代, 該語言將在幾代之內大量流失甚至死亡, 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家庭中跨世代的語言傳承問題。Crystal (2000: 17) 提到, 如果一個社群中以其母語為家庭語言的比例達到 70% 以上, 該語言仍有一定的活力。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 母語是大多數新豐鄉居民的家庭語言, 但由於新豐鄉大多數人是雙語(多語)使用者, 家庭中使用的語言往往也不只一種, 觀察家庭成員間溝通使用的語言, 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語言, 可以預測該家庭語言的傳承或轉移。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新竹縣新豐鄉鳳坑村、上坑村居民以及其他十一個村的村鄰長等社區領袖, 比較不同族群以及不同年齡層受訪者在家庭場域的語言使用情況, 探討閩客雜居地區居民語言的傳承。

2. 新豐鄉地理位置與語言分布

新豐鄉面積 46.35 平方公里, 位於新竹縣最北端, 北面以大深坑溪和桃園縣新屋鄉為界, 南面與新竹縣竹北市相鄰, 東連湖口鄉、西臨台灣海峽, 清初雍正年間先有廣東陸豐的客家人入墾, 後有來自福建金門、廈門的閩南人移居。全鄉目前有福興、後湖、青埔、埔和、瑞興、坡頭、中崙、重興、新豐、員山、松林、上坑、鳳坑等十三個村。2003 年 4 月我們開始進行調查時, 新豐鄉共有一萬二千多戶, 47,636 人, 各村人口統計見〈表 1〉(新竹縣戶政服務網 2007)。²

〈表 1〉2003 年 4 月新豐鄉人口統計

村里名稱	鄰數	戶數	男性人口數	女性人口數	總人口數
1 福興村	9	358	687	568	1,255
2 後湖村	13	573	1,269	1,097	2,366
3 青埔村	10	505	1,040	846	1,886
4 埔和村	19	775	1,697	1,481	3,178
5 瑞興村	13	505	1,052	822	1,874
6 坡頭村	10	249	609	538	1,147
7 中崙村	11	910	1,795	1,635	3,430
8 重興村	44	2,337	4,555	4,281	8,836

² 此為 2003 年 4 月我們開始調查時的人口統計, 根據 2007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 新豐鄉共有 14,316 戶, 51,208 人。

村里名稱		鄰數	戶數	男性人口數	女性人口數	總人口數
9	新豐村	17	704	1,504	1,334	2,838
10	員山村	45	2,942	5,519	5,399	10,918
11	松林村	23	1,866	3,399	3,212	6,611
12	上坑村	12	509	1,045	914	1,959
13	鳳坑村	15	330	742	596	1,338
合計		241	12,563	24,913	22,723	47,636

資料來源：新竹縣戶政服務網

根據「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計畫研究團隊的調查，各村居民家庭語言統計如〈表2〉。

〈表2〉新豐鄉居民家庭語言統計表

村里名		調查戶數	閩南語	客語					其他漢語方言	南島語言	其他語言
				海陸	四縣	饒平	東勢	美濃			
1	福興村	368	16	345	1				2	3	1
2	後湖村	599	37	528	28					6	
3	青埔村	525	93	360	20					52	
4	埔和村	741	659	80						2	
5	瑞興村	522	132	310	54					3	23
6	坡頭村	248	244	2						2	
7	中崙村	484	45	428	1	2			1	5	2
8	重興村	2,263	969	1,256	16		1	3	3		15
9	新豐村	717	713	4							
10	員山村	2,248	411	1,489	138				1	189	20
11	松林村	1,288	382	797	2		1		2	80	24
12	上坑村	475	234	218	1					22	
13	鳳坑村	222	153	57						12	
合計		10,700	4,088	5,874	261	2	2	3	9	376	85

資料來源：鄭錦全 (2007) 製表：蕭素英

整個新豐鄉閩南語跟客語家庭的比例大約是四比六，閩客雜居，³ 彼此交流

³ 新豐鄉各村戶詳細的語言地理分布請見「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網站：<http://southernmin.sinica.edu.tw/>。

頻繁，當地有很多人會說兩種以上的語言，是“雙聲帶”甚或“三聲帶”，形成雙（多）語社群。⁴

3. 研究設計與執行

本文分析中央研究院「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語言地理分布調查附帶的語言使用情況問卷。該調查從 2003 年 1 月開始至 2006 年 12 月結束，主要目的是將語言分布與地理資訊系統結合，以戶為單位，調查各家的使用語言，細分為偏泉腔閩南語、偏漳腔閩南語、混合腔閩南語、海陸客語、四縣客語、其他方言等，並以地理資訊科技配合 1/5,000 比例尺的電子地圖，畫出每個居住建築中所用的方言，在地圖上精確地呈現方言的分布與其他訊息，建置「新竹縣新豐鄉閩客方言地理資訊系統」（鄭錦全 2004）。全部問卷內容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語言使用情況、詞彙等三個部分，其中詞彙問卷用來確定受訪者所使用的次方言，訪員依循一致的流程並錄音以便分析與覆核。除了語言背景、教育程度、性別、年齡等基本資料，附帶調查受訪者在祭祖以及與長輩、配偶、兄弟姊妹、子女、孫子女等家庭成員對話使用語言的情況，以便了解該地區家庭語言的使用與傳承情況。

調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2003 年 4 月開始至 2005 年 1 月利用週六上午詳細調查鳳坑村與上坑村的住家。鳳坑、上坑兩村都位於新豐鄉南部，鳳坑村鄰海，東邊與上坑村相鄰，北邊是新豐村，南鄰竹北市，上坑村則位於鳳坑村之東，東鄰重興村、松林村，見〈圖 1〉。調查時兩人一組，商請當地村鄰長引介至各戶面訪，若經過多次往返仍無法順利訪問到某些住民，便改問當地鄰長或其熟識的鄰居，這部分的資料只有方言別跟地理資訊，沒有詳細的問卷資料。第二階段受限於研究經費與人力，其他十一個村不做逐戶訪問，以各村的村長、鄰長與當地耆老等社區領袖為問卷訪問對象。⁵ 本研究分析受訪者年齡 15 歲以上、母語為閩南語或客家語的問卷，⁶ 探討各年齡層受訪者的家庭語言使用情況。

⁴ 關於新豐鄉居民的多語能力，參見 4.1.2.1 節以及 4.2.2.1 節的統計結果。

⁵ 其中 143 份問卷是在 2003 年 9 月特別為新豐鄉村鄰長舉辦的「閩南語典藏」計畫說明會上發放，由村鄰長自行填寫，其餘問卷是在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計畫結束之前由訪員面訪。

⁶ 本文只探討人口數量相當的族群雜居時的語言傳承，母語為大陸各省方言或漢語之外語言的族群人數太少，問卷不計入分析。



〈圖 1〉新豐鄉地圖

4. 問卷結果分析

4.1 第一階段調查

4.1.1 樣本基本資料

第一階段收集到 15 歲以上，以閩南語或客語為母語的問卷 256 份，以下為受訪者母語、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出生地、居住地、多語能力等背景資料統計。

根據新豐鄉居民家庭語言統計表（〈表 2〉）的資料計算，鳳坑村和上坑村兩村閩南語家庭合計 387 戶，客語家庭合計 276 戶，閩客比例為 1.4 比 1。而我們收集的 256 份有效問卷中，說閩南語的 158 人，客語 98 人，經卡方適合度考驗，本樣本與母群的閩客比例沒有顯著的差異 ($p=.270 > .05$)。⁷

⁷ 以卡方適合度檢定分別比較鳳坑村、上坑村樣本閩客家庭比例與〈表 2〉鳳坑村、上坑村閩客家庭比例，鳳坑 $p=.342$ ，上坑村 $p=.094$ ，也都沒有顯著差異。

〈表 3〉第一階段樣本與母群閩客分布比例適合度考驗

	樣本個數	期望個數	殘差	卡方檢定
客語	98	106.7	-8.7	$\chi^2=1.216$ df=1 2-tailed p=.270
閩南語	158	149.3	8.7	
合計	256			

年齡方面，受訪者平均年齡 56.02 歲（標準差 16.90，最小 15 歲，最大 88 歲），以每 15 歲分組，⁸ 各組分布如〈表 4〉，經同質性考驗，閩客樣本之間年齡組的分布也沒有顯著差異 ($p=.394 > .05$)。

〈表 4〉第一階段閩客樣本各年齡組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年齡組	15 至 29 歲	10.2 (10)	7.6 (12)	8.6 (22)	$\chi^2=4.089$ df=4 2-tailed p=.394
	30 至 44 歲	18.4 (18)	21.5 (34)	20.3 (52)	
	45 至 59 歲	22.4 (22)	22.2 (35)	22.3 (57)	
	60 至 74 歲	39.8 (39)	32.3 (51)	35.2 (90)	
	75 至 89 歲	9.2 (9)	16.5 (26)	13.7 (35)	
合計		100 (98)	100 (158)	100 (256)	

若與 2003 年新竹縣年齡介於 15 歲到 89 歲之間各組人口比例⁹ 相比較，受訪者的年齡偏高 ($\chi^2=187.104$; df=4; $p=.000 < .05$)，這是因為我們的研究計畫主要目的是語言分布，以戶為單位，受限於經費與時間，並未特別做戶內抽樣，受訪者大多為該戶的長者。

性別方面，男性 149 人，女性 107 人，¹⁰ 根據〈表 1〉，2003 年 4 月鳳坑村、上坑村兩村合計男性 1,787 人，女性 1,510 人，男女比例 1.18 比 1，卡方適合度考驗結果樣本性別比例與實際人口性別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chi^2=1.702$; df=1;

⁸ 一個世代大約是 30 年，我們以每 0.5 世代（15 年）分組。

⁹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7b)，新竹縣 2003 年 15 歲至 89 歲人口合計 313,150 人，其中 15 至 29 歲 106,192 人 (30.1%)，30 至 44 歲 114,711 人 (32.5%)，45 至 59 歲 68,585 人 (19.4%)，60 至 74 歲 45,993 人 (13.0%)，75 至 89 歲 17,669 人 (5.0%)。

¹⁰ 其中鳳坑村男性受訪者 91 人，女性 49 人，上坑村男性受訪者 58 人，女性 58 人。

$p=.192 > .05$)。¹¹ 同質性考驗結果，閩客樣本之間性別分布也沒有顯著差異 ($p=.428 > .05$)，見〈表 5〉。

〈表 5〉第一階段閩客樣本性別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性別	男	55.1 (54)	60.1 (95)	58.2 (149)	$\chi^2=.628$ df=1
	女	44.9 (44)	39.9 (63)	41.8 (107)	
合計		100 (98)	100 (158)	100 (256)	2-tailed $p=.428$

教育方面，不同母語在教育程度分布上沒有顯著差異 ($p=.540 > .05$)，57.9% 為小學程度以下，大專以上受訪者只佔 11.4%，與全縣人口教育程度分布比較，樣本的教育程度偏低。¹²

〈表 6〉第一階段閩客樣本教育程度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教育程度	無	26.8 (26)	27.4 (43)	27.2 (69)	$\chi^2=3.108$ df=4 2-tailed $p=.540$
	國小	30.9 (30)	30.6 (48)	30.7 (78)	
	國（初）中	12.4 (12)	18.5 (29)	16.1 (41)	
	高中職	18.6 (18)	12.1 (19)	14.6 (37)	
	大專以上	11.3 (11)	11.5 (18)	11.4 (29)	
合計		100 (97)	100 (157)	100 (254)	

職業分布上，29.8% 目前無業或退休，職業為公教的受訪者最少，只有 2.4%。閩客樣本之間在職業分布上沒有顯著差別 ($p=.153 > .05$)。

¹¹ 若將兩村樣本分別與該村的人口性別比例比較，上坑村的性別比例和該村人口性別比例仍沒有顯著差異 ($\chi^2=.500$; df=1; $p=.479 > .05$)，鳳坑村樣本的女性比例卻偏低 ($\chi^2=5.268$; df=1; $p=.022 < .05$)。不同母語人口的性別比例沒有官方統計，無法檢驗。

¹² 根據 2000 年戶口及住宅普查結果，新竹縣十五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為：無 15,261 人 (4.6%)，國小 72,040 人 (21.5%)，國（初）中 54,835 人 (16.4%)，高中（職）116,511 人 (34.8%)，大專以上 76,617 人 (22.9%)。

〈表 7〉第一階段閩客樣本職業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職業	農林漁牧	19.6 (19)	14.6 (23)	16.5 (42)	$\chi^2=8.061$ $df=5$ $2\text{-tailed } p=.153$
	工	22.7 (22)	20.3 (32)	21.2 (54)	
	商	6.2 (6)	8.2 (13)	7.5 (19)	
	公教	5.2 (5)	0.6 (1)	2.4 (6)	
	其他	18.6 (18)	25.3 (40)	22.7 (58)	
	不適用、無、退休	27.8 (27)	31 (49)	29.8 (76)	
合計		100 (97)	100 (158)	255 (100)	

客家樣本 66.3% (63 人) 在新豐出生 (有效樣本數 95)，閩南樣本 69.4% (109 人) 在新豐出生 (有效樣本數 157)，合計 68.3% (172 人) 在新豐鄉出生，閩客樣本在新豐出生的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chi^2=.264$; $df=1$; $p=.607 > .05$)。

客家樣本 90.3% (84 人) 已在新豐鄉居住十年以上，4.3% (4 人) 居住五到十年，5.4% (5 人) 居住五年以下 (有效樣本數 93)；閩南樣本 86.6% (136 人) 居住十年以上，6.4% (10 人) 居住五至十年，7.0% (11 人) 居住五年以下 (有效樣本數 157)，閩客樣本在當地的居住時間同樣沒有顯著差異 ($\chi^2=.779$; $df=2$; $p=.677 > .05$)。合計 88.0% (220 人) 在當地已居住十年以上，近十年遷入的受訪者只有 12.0%。

客家樣本 53.8% (50 人)，閩南樣本 61.1% (96 人)，合計 58.4% (146 人) 曾因兵役、工作等原因在外地居住過 (有效樣本數客家 93，閩南 157，合計 250)，不同母語樣本曾住外地的比例也沒有顯著差異 ($\chi^2=1.310$; $df=1$; $p=.252 > .05$)。

總結以上的基本資料，我們的樣本在閩客比例上符合母群比例，不同母語樣本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出生地、居住時間、是否居住外地等變項都沒有顯著差異。由於本調查主要目的在瞭解各戶的家庭語言，受到經費的限制，我們對於各戶中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等，並未特別分層抽樣，受訪者多為該戶的戶長或退休在家的長者，連帶教育程度也偏低，使研究推論的普遍性受限。然而，從分析問卷中受訪者與子女、孫子女等家庭年輕一代成員交流使用的語言，即可一窺整個家庭語言使用的情況，因此受訪者年齡偏高等問題對我們的分析影響並不嚴重。但是，由於調查期間當地新興社區居民常常不在家，¹³ 資料難以收集，我們的樣本居住十年以上的居民比例偏高 (88.0%)，主要

¹³ 某次週六上午我們到一個新興別墅區訪問，整個社區只有三戶有人在家，而且其中兩戶正要出門。當地鄰長也表示，這些新社區白天很難找到人。

代表的是當地傳統社群的情況，無法推論到定居時間較短的家庭。

以下各節將討論閩客樣本以及各年齡組的多語能力、祭祖語言以及與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外)孫子女、公婆、配偶、子女配偶等對象溝通時的語言使用情況，探討母語的傳承。

4.1.2 閩客樣本之比較

4.1.2.1 多語能力與優勢語言

全部樣本有 75.7% 會說客語，96.5% 會說閩南語，79.6% 會說國語，8.2% 會說其他語言，其中客家樣本 90.8% 會閩南語，而閩南樣本只有 60.5% 會客語，客家人會閩南語的比例比閩南人會客語的比例高，見〈表 8〉。

〈表 8〉第一階段閩客樣本會說的語言種類

		母語別		合計
		客語	閩南語	
會說的語言	客語	100 (98)	60.5 (95)	75.7 (193)
	閩南語	90.8 (89)	100 (157)	96.5 (246)
	國語	82.7 (81)	77.7 (122)	79.6 (203)
	其他語言	8.2 (8)	8.3 (13)	8.2 (21)
合計		100 (98)	100 (157)	100 (255)

Kuo (1979) 提出適用於二個族群之間溝通情境的溝通指數公式 $I_{amn}=(P_{am})(P_{an})$ ，即 m 社群任何一個人與 n 社群任何一個人之間，以 a 語言溝通的指數 I_{amn} 等於 m 社群中會說 a 語言的百分比乘以 n 社群中會說 a 語言的百分比。根據這個公式，從〈表 8〉可算出鳳坑村、上坑村客家族群與閩南族群之間客語、閩南語、國語三種語言的溝通指數如〈表 9〉。閩客族群以客語溝通的指數是 0.61 ($1*0.605$)，以閩南語溝通的指數是 0.91 ($0.908*1$)，以國語溝通的指數是 0.64 ($0.827*0.777$)，顯示閩南語比客語、國語更能作為跨族群溝通的語言，而客語主要是族群內部的語言，閩南語比客語優勢。

〈表 9〉第一階段樣本閩客族群客語、閩南語、國語的溝通指數

	客語	閩南語	國語
客家人*客家人	1.00	0.82	0.68
閩南人*閩南人	0.36	1.00	0.61
客家人*閩南人	0.61	0.91	0.64

全部樣本合計只有 7.5% 是單語，也就是具備雙（多）語能力的比例高達 92.5%，見〈表 10〉。客語樣本只有 3.1% 只會一種語言，能說三語（含）以上的比例高達 77.5%，而閩南樣本有 10.3% 只會說閩南語，能說三語以上的比例為 50.7%，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不同母語受訪者的多語能力有顯著差異 ($p=.000 < .05$)，而且“單語”、“雙語”、“三語”¹⁴ 這三個項目「調整後的殘差」的絕對值大於 1.96 的 .05 顯著水準臨界值，¹⁵ 比起閩南樣本，客語樣本只能說單語以及只能說雙語的比例顯著較低，而能說客語、閩南、國語三語的人口比例顯著較高，客家人學習閩南語的人多，而閩南人學習客語的人少，反映了閩南語是比客語更為優勢的語言。

〈表 10〉第一階段閩客樣本的多語能力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百分比 (個數)	調整後 的殘差	百分比 (個數)	調整後 的殘差	百分比 (個數)		
多語能力	單語	3.1 (3)	-2.1	10.3 (16)	2.1	7.5 (19)	$\chi^2=19.620$ df=3 2-tailed p=.000
	雙語	19.4 (19)	-3.3	39.1 (61)	3.3	31.5 (80)	
	三語	70.4 (69)	4.2	43.6 (68)	-4.2	53.9 (137)	
	四語	7.1 (7)	.0	7.1 (11)	.0	7.1 (18)	
合計	100 (98)		100 (156)		100 (254)		

閩南樣本有 28.2% 是閩南語、國語雙語，10.9% 是閩、客雙語，而客家樣本只有 5.1% 是客語、國語雙語，13.3% 是閩、客雙語，1% 是客語和其他語言雙語；客家樣本閩客雙語的比例比客國雙語的比例高，而且閩客族群間閩南語的溝通指數 0.91 比國語的溝通指數 0.64 高（見〈表 9〉），都反映閩南語是當地的優勢語言。但是由於本樣本年齡偏高，若將年齡列入考量，44 歲以下只能說雙語的受訪者都是母語、國語雙語，沒有閩客雙語，而且母語、國語雙語的比例顯著比 60 歲以上受訪者高。這是因為年輕一代接受國語教育，母語、國語雙語的比例比客語、閩南語雙語的比例高。

¹⁴ 所有樣本會說三種語言以上的合計 155 人，其中有 153 人會說閩南語、客語和國語三種語言。

¹⁵ 根據 Haberman (1978)，「調整後的殘差」的機率分配接近常態分配，在雙側考驗下，可以 1.96 為 .05 顯著水準臨界值（王保進 2002:231）。

4.1.2.2 祭祖以及與血親溝通之語言

〈表 11〉為樣本祭祖時使用的語言。客家樣本使用母語（含混用閩南語或國語）祭祖的 73 人 (82.2%) 中，有 67 人 (74.4%) 只用客語，4 人 (4.4%) 混用國語，2 人 (2.2%) 混用閩南語，1 人 (1.1%) 客語、閩南語、國語混用；閩南樣本使用母語（含混用客語或國語）祭祖的 134 人 (88.7%) 中，有 126 人 (83.4%) 只用閩南語，7 人 (4.6%) 混用國語，1 人 (0.7%) 三語混用。雖然閩南受訪者使用母語祭祖的比例比客家受訪者稍高，但是差異並不顯著 ($p=.237 > .05$)。

〈表 11〉第一階段閩客樣本祭祖用語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祭祖用語	母語	74.4 (67)	83.4 (126)	$\chi^2=2.878$ $df=2$ 2-tailed $p=.237$
	母語、他語	7.8 (7)	5.3 (8)	
	非母語	17.8 (16)	11.3 (17)	
合計	100 (90)	100 (151)	100 (241)	

如果受訪者的母語跟祭祖語言不同，往往反應該家族經歷語言轉移的痕跡。客家樣本使用“非母語”祭祖的 16 人中，有 13 人使用閩南語，其中 12 人為女性，配偶都是閩南人，另 2 人可能是客家化的福佬人，也就是祖先的母語為閩南語，但目前家庭語言已改用客語為主；閩南樣本使用“非母語”祭祖的 17 人中，有 10 人使用客語，其中有 5 位男性，他們很可能是福佬化的客家人。客家受訪者有 3 人使用國語，分別是 30、38、41 歲，閩南受訪者有 7 人使用國語，分別為 27、30、33、36、38、41 歲（2 人）。

當兩代之間溝通須混用母語與另一優勢語言才能完成，顯示年輕一代母語的能力已不足以應付家庭日常溝通的需要。〈表 12〉為不同母語樣本與不同世代血親交談使用母語的情況。

〈表 12〉第一階段閩客樣本與各世代血親溝通語言百分比之比較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父母	母語	73.7 (28)	77.9 (60)	$\chi^2=1.054$ $df=2$ 2-tailed $p=.590$
	母語、他語	18.4 (7)	11.7 (9)	
	非母語	7.9 (3)	10.4 (8)	
	合計	100 (38)	100 (77)	

兄弟姊妹	母語	65.6 (63)	69.5 (105)	68 (168)	$\chi^2=0.413$ df=2 2-tailed p=.813
	母語、他語	24 (23)	21.2 (32)	22.3 (55)	
	非母語	10.4 (10)	9.3 (14)	9.7 (24)	
	合計	100 (96)	100 (151)	100 (247)	
子女	母語	46.7 (42)	54.9 (78)	51.7 (120)	$\chi^2=1.756$ df=2 2-tailed p=.416
	母語、他語	26.7 (24)	24.6 (35)	25.4 (59)	
	非母語	26.7 (24)	20.4 (29)	22.8 (53)	
	合計	100 (90)	100 (142)	100 (232)	
(外) 孫子女	母語	28.8 (15)	51.2 (43)	42.6 (58)	$\chi^2=6.600$ df=2 2-tailed p=.037
	母語、他語	36.5 (19)	26.2 (22)	30.1 (41)	
	非母語	34.6 (18)	22.6 (19)	27.2 (37)	
	合計	100 (52)	100 (84)	100 (136)	

客語樣本與父母只使用母語交談的比例為 73.7%，混用母語的比例為 18.4%，合計 92.1%，閩南樣本與父母只用母語的比例為 77.9%，混用的比例 11.7%，合計 89.6%，閩客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p=.590 > .05$)。

不論閩客，都只有不到 70% 的受訪者跟兄弟姊妹交談只用母語，都約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與兄弟姊妹交談混用母語與其他語言，客語受訪者有 10.4%、閩南受訪者有 9.3% 與兄弟姊妹交談不使用母語，兩族群之間也沒有顯著差異 ($p=.813 >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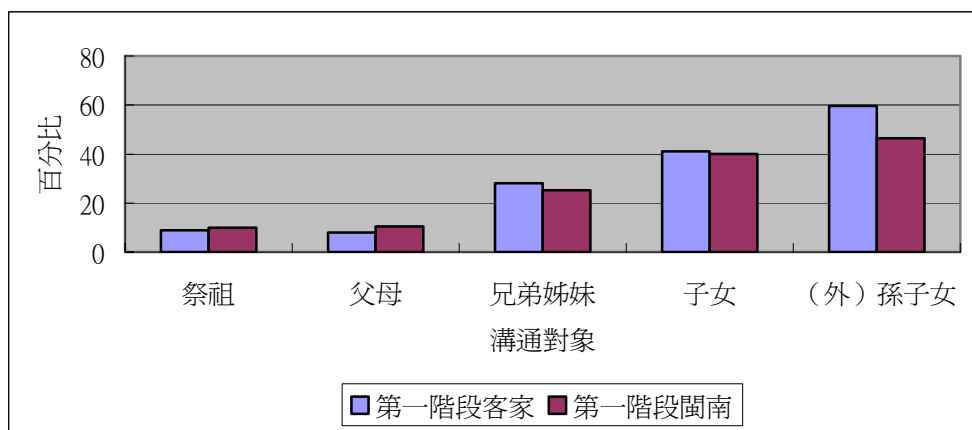
客家受訪者只用母語跟子女交談的比例是 46.7%，混用 26.7%，不用母語 26.7%，閩南受訪者 54.9% 只用母語跟子女交談，24.6% 混用，20.4% 不用，閩客之間一樣沒有顯著差異 ($p=.416 > .05$)。

客語樣本有孫子女的 52 人中，只有 28.8% 與 (外) 孫子女交談只使用客語，不混用或改用其他語言，顯見母語流失嚴重，而母語為閩南語的 84 人中，有 51.2% 只用閩南語與孫子女交談，閩南樣本使用母語的比例顯著較高 ($p=.037 < .05$; Adj. Res. 2.6 > 1.96)，流失較不嚴重。客家樣本 36.5% 混用母語與其他語言（混用國語 30.8%，閩客混用 1.9%，混用閩、客、國三語 3.8%），另外 34.6% 的人只用國語與 (外) 孫子女交談；閩南樣本 26.2% 混用閩南語與其他語言（混用國語 22.6%，閩客混用 1.2%，混用閩、客、國三語 2.4%），另外 22.6% 的人跟 (外) 孫子女交談只用國語，兩族群差異不顯著。

綜合以上數據，不分閩南、客家，使用母語的比例隨著世代遞減，跟父母溝通母語的比例最高，跟兄弟姊妹等同輩溝通母語的比例次之，跟子女用母語溝通的比例再次之，跟 (外) 孫子女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最低且遠低於 70%，表

示閩客家庭都有語言流失的現象；而不同母語受訪者與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的溝通用語都沒有顯著差異，但閩南樣本使用母語與（外）孫子女溝通的比例顯著比客語樣本高，顯示客語流失的情況比閩南語嚴重。

〈圖 2〉為閩客樣本祭祖以及與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外）孫子女等血親交談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情況，兩族群間差異不顯著。隨著溝通對象由父母等長輩到平輩、子輩、孫輩，使用國語的比例隨之變高。



〈圖 2〉第一階段閩客樣本祭祖以及與血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4.1.2.3 與公婆、配偶、子女配偶溝通之語言

閩客之間與公婆溝通用語的分布有顯著差異 ($p=.005 < .05$)，客家樣本使用母語與公婆溝通的比例顯著低於閩南樣本，混用與使用“非母語”的比例顯著較高，見〈表 13〉。

〈表 13〉第一階段閩客樣本與公婆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chi^2=0.537$ df=2 2 tailed p=.005
	客語	閩南語		
公婆	母語	46.7 (14)	82.2 (37)	
	母語、他語	30 (9)	11.1 (5)	
	非母語	23.3 (7)	6.7 (3)	
	合計	100 (30)	100 (45)	

深入檢視資料，混用他語以及使用“非母語”的都是跨族通婚的例子，年齡較長的受訪者多以夫家的母語與公婆溝通，而年輕的受訪者則混用國語或完全使用國語，顯示以前跨族通婚時，女性常要改說夫家的語言，而現在女性結婚以後不一定要改說夫家的語言，國語成為跨族通婚家庭中公婆與媳婦之間的溝通語言之一。客家樣本使用“非母語”的 7 人都是使用閩南語，而閩南樣本 3 人中有 2 人使用夫家的母語客語與公婆溝通，這 9 人的平均年齡是 56.3 歲；閩南樣本另一位使用“非母語”的受訪者 33 歲，使用國語。混用母語、他語的 9 位客家受訪者年齡在 23 歲至 41 歲之間，其中 5 人混用客語、國語，4 人混用閩、客、國三語；至於混用母語、他語的 5 位閩南受訪者，3 位年齡較長的受訪者混用閩、客語，2 位分別是 21 歲、27 歲的受訪者則混用閩南語、國語。

從以上資料可推論，客家樣本與公婆溝通比例顯著較閩南樣本低是因為客家樣本與閩南人跨族通婚的比例較高。

閩客之間與配偶的溝通語言沒有顯著差異 ($p=.075 > .05$)，見〈表 14〉。

〈表 14〉第一階段閩客樣本與配偶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配偶	母語	52.3 (46)	64.7 (88)	$\chi^2=5.192$ $df=2$ 2 tailed $p=.075$
	母語、他語	19.3 (17)	19.1 (26)	
	非母語	28.4 (25)	16.2 (22)	
	合計	100 (88)	100 (136)	
			100 (224)	

因族群間通婚頻繁、加上國語勢力進入家庭，樣本跟配偶交談只使用母語的比例都不高，而且多是年長的一輩，客家樣本只有 52.3% (46 人) 與配偶溝通只用母語，平均年齡 65.13 歲；閩南樣本也只有 64.7% (88 人)，不到 70% 只用母語與配偶溝通，平均年齡 63.63 歲。

年齡較長的跨族通婚受訪者大多混用閩客語或是使用配偶的母語與配偶溝通：客家樣本混用閩客語的 5.7% (5 人)，平均年齡 56.8 歲，閩南樣本混用閩客語的 3.7% (5 人)，平均年齡 68.2 歲；客家樣本有 8.0% (7 人) 使用閩南語與配偶溝通，平均年齡 64.14 歲，閩南樣本 4.4% (6 人) 使用客語與配偶溝通，平均年齡 67.67 歲。較年輕的受訪者不論是否跨族通婚，混用國語或改用國語的情形普遍。客家樣本有 6.8% (6 人，平均年齡 44 歲) 混用客語、國語，6.8% (6 人，平均年齡 45.67 歲) 混用閩、客、國語三語，4.5% (4 人，平均年齡 40 歲)

混用閩南語、國語，15.9%（14 人，平均年齡 35.36 歲）與配偶溝通使用國語。閩南樣本有 11.0%（15 人，平均年齡 43.87 歲）混用閩南語、國語與配偶溝通，4.4%（6 人，平均年齡 40.83 歲）混用閩客國三語，11.8%（16 人，平均年齡 41.19 歲）使用國語。

以上資料顯示，年長的跨族通婚受訪者以閩客語即彼此的母語溝通，但年輕一代不論是否跨族通婚則傾向於使用國語作為夫妻間的溝通語言，語言轉移的趨勢明顯。

閩客樣本與媳婦溝通用語的分布顯著不同 ($p=.000 < .05$)，見〈表 15〉。客家樣本只用母語的比例顯著較低，使用“非母語”的比例顯著較高。但如同與公婆的溝通用語，閩客族群不同是因為客家樣本跨族群通婚的情況較多。

〈表 15〉第一階段閩客樣本與媳婦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媳婦	母語	35.2 (19)	69.8 (60)	$\chi^2=23.647$ $df=2$ $2 \text{ tailed } p=.000$
	母語、他語	33.3 (18)	25.6 (22)	
	非母語	31.5 (17)	4.7 (4)	
	合計	100 (54)	100 (86)	
			100 (140)	

越年輕，使用國語越多的傾向也出現在與媳婦的溝通語言。與媳婦只用母語溝通的客家樣本平均 70 歲，閩南樣本 70.1 歲；閩客語混用的客家樣本 9 人，平均 65.4 歲，閩南樣本 8 人，平均 74 歲；混用母語、國語的客家樣本 3 人，平均 56 歲，閩南樣本 8 人，平均 59.38 歲；閩、客、國語三語混用的客家樣本 6 人，平均 65.67 歲，閩南樣本 6 人，平均 62.83 歲；與媳婦溝通使用國語的客家樣本 4 人，平均 56 歲，閩南樣本 3 人，平均 52.3 歲。

〈表 16〉為不同母語樣本與女婿溝通用語的比較，閩客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p=.321 > .05$)。¹⁶

¹⁶ 由於卡方檢定結果有超過 20% 細格的期望個數小於 5，改用無母數統計考驗柯-史 (Kolmogorov-Smirnov) 二樣本檢定考驗閩南、客家二樣本累積觀察次數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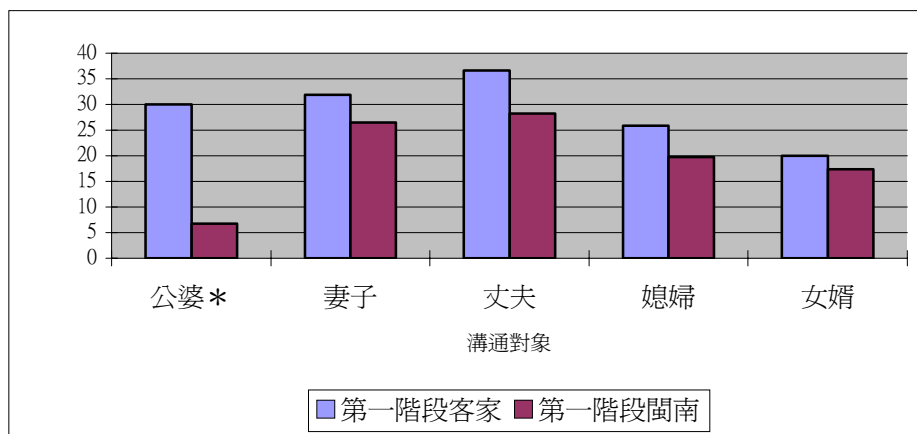
〈表 16〉第一階段閩客樣本與女婿溝通用語之比較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柯-史二樣本檢定 $\chi^2=.983$ df=1 2 tailed p=.321
	客語	閩南語		
女婿	母語	50 (10)	60.9 (14)	
	母語、他語	15 (3)	21.7 (5)	
	非母語	35 (7)	17.4 (4)	
合計	100 (20)	100 (23)	100 (43)	

再一次，越年輕與女婿使用國語的比例越高，客家樣本與女婿溝通使用母語的 10 人平均 72.9 歲，閩南樣本 14 人平均 66.07 歲；混用閩客語客家 1 人，68 歲，閩南 2 人，平均 64 歲；客家樣本 1 人混用母語、國語，1 人混用閩客國三語，平均 59.5 歲，閩南樣本 3 人混用母語、國語，平均 58.67 歲；改用國語的客家 2 人，平均 59 歲，閩南 1 人，61 歲。此外，客家有 5 人（平均 72.2 歲）使用閩南語與女婿溝通，而閩南有 3 人（平均 65 歲）與女婿溝通使用客語。

以上閩客樣本與公婆、配偶、媳婦、女婿溝通用語混用母語、他語以及使用“非母語”的情況有一致的分布，同樣是混用他語或使用“非母語”，混用閩客語、改用閩南語/客語的平均年齡較高，而混用或改用國語的平均年齡較低，顯示國語漸漸取代閩客雙語成為跨族群的溝通語言。

從使用（含混用）國語比例的變化可以觀察語言轉移以及跨族群溝通用語的變化，〈圖 3〉顯示閩客樣本與公婆、配偶、子女配偶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變化，客家樣本與上述對象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都比閩南樣本高，但只有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差異才達顯著水準。雖然閩南樣本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只有 6.7%，與丈夫使用國語溝通的比例卻高達 28.3%，與客家樣本的比例沒有顯著差別，閩南樣本跨族通婚的比例不如客家樣本高，與妻子、丈夫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卻與客家受訪者不相上下，顯示國語也已進入非跨族通婚家庭夫妻溝通的領域；閩南樣本與媳婦、女婿交談使用國語的比例也遠高於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以上資料再一次顯示國語已深入家庭。



〈圖 3〉閩客樣本與配偶、直系姻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4.1.3 各年齡組樣本之比較

4.1.3.1 多語能力

各年齡組多語能力沒有顯著差異 ($p=.069 > .05$)，¹⁷ 59 歲以下各年齡組樣本都具備雙語能力，合計只有 7.5% 是單語。能說“雙語”的 80 人中，除了 1 位 80 歲男性客家受訪者之外，都是母語、國語雙語；能說“三語”的 137 人中，只有 2 人不是閩、客、國語三語，可見國語在當地也具有優勢。

〈表 17〉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的多語能力比較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多	單語					13.5 (12) 20 (7) 7.5 (19)	$\chi^2=8.714$ df=4 2-tailed p=.069
語	雙語					50 (11) 33.3 (17) 28.1 (16) 23.6 (21) 42.9 (15) 31.5 (80)	
能	三語					45.5 (10) 64.7 (33) 68.4 (39) 52.8 (47) 22.9 (8) 53.9 (137)	
力	四語					4.5 (1) 2 (1) 3.5 (2) 10.1 (9) 14.3 (5) 7.1 (18)	
合計	100 (22)	100 (51)	100 (57)	100 (89)	100 (35)	100 (254)	

¹⁷ 因卡方同質性考驗結果有超過 20% 的細格預期個數小於 5，為避免高估卡方值導致錯誤推論，這裡採用無母數統計考驗克-瓦二氏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 (Kruskal-Wallis H 檢定)。

4.1.3.2 祭祖以及與血親溝通之語言

年齡越低，能完全使用母語祭祖的比例也越低，見〈表 18〉。¹⁸ 經克-瓦二氏 H 檢定，不同年齡組在祭祖語言使用分布上有顯著差異 ($p=.000 < .05$)。¹⁹ 30-44 歲年齡組使用母語比例較低，混用母語比例較高；若只看國語的使用狀況，15-29 歲、30-44 歲年齡組祭祖需混用國語或已改用國語的比例合計已達 30%，15 至 29 歲年齡組混用或改用國語祭祖的比例更高達 37.6%，慎終追遠是漢民族的文化傳統，祭祖時會盡量使用先祖的語言，以免祖先聽不懂，祭祖的場合不使用母語而說國語，反映了母語已經不是運用最嫻熟的語言，有流失的現象。

〈表 18〉第一階段各年齡組祭祖語言百分比之比較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祭 母語	56.3 (9)	62 (31)	83 (44)	92.2 (83)	81.3 (26)	80.1 (193)	$\chi^2=22.001$ df=4 2-tailed p=.000
祖 母語、他語	18.8 (3)	18 (9)	3.8 (2)	1.1 (1)		6.2 (15)	
語 非母語	25 (4)	20 (10)	13.2 (7)	6.7 (6)	18.8 (6)	13.7 (33)	
言 合計	100 (16)	100 (50)	100 (53)	100 (90)	100 (32)	100 (241)	

15 至 29 歲樣本和其他各年齡組樣本與父母溝通使用母語的情況有顯著差異 ($p=.000 < .05$)。15 至 29 歲樣本與父母只用母語溝通的比例顯著較低，只有 14.2%，混用母語以及使用國語的比例則顯著較高，都是 42.9%，見〈表 19〉。

〈表 19〉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父母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母語	14.3 (2)	73.3 (22)	93.1 (27)	88.6 (31)	85.7 (6)	76.5 (88)	$\chi^2=38.791$ df=4 2-tailed p=.000
父 母語、他語	42.9 (6)	20 (6)	6.9 (2)	5.7 (2)		13.9 (16)	
母 非母語	42.9 (6)	6.7 (2)		5.7 (2)	14.3 (1)	9.6 (11)	
合計	100 (14)	100 (30)	100 (29)	100 (35)	100 (7)	100 (115)	

¹⁸ 75 至 89 歲年齡組只用母語祭祖的比例雖然只有 81.3% (26 人)，比 60 至 74 歲組低，但不用母語的 6 人有 4 人為女性，都是跨族通婚，過去台灣女性在結婚之後，不論自己母語為何，與夫家成員互動時往往改用夫家的家庭語言，祭祖時尤是，扣除這些樣本後該年齡組使用母語祭祖的比例為 92.9%。

¹⁹ 已根據王保進 (2002:555) 提供的公式進行了事後比較。

各年齡組與兄弟姊妹、子女、(外)孫子女等血親溝通的語言也有顯著差異，年齡層越低，使用母語的比例也越低，詳見〈表 20〉、〈表 21〉。

〈表 20〉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兄弟姊妹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卡方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兄 母語	18.2 (4)	28.8 (15)	78.6 (44)	87.5 (77)	96.6 (28)	68 (168)	$\chi^2=116.925$ df=8 2-tailed p=.000
弟 母語、他語	31.8 (7)	57.7 (30)	14.3 (8)	10.2 (9)	3.4 (1)	22.3 (55)	
姊 非母語	50 (11)	13.5 (7)	7.1 (4)	2.3 (2)		9.7 (24)	
妹 合計	100 (22)	100 (52)	100 (56)	100 (88)	100 (29)	100 (247)	

與兄弟姊妹等同輩之間交談使用的語言不受長輩雙語能力的限制，可以自由使用最嫻熟、自在的語言，隨著年齡下降，與兄弟姊妹交談只用母語的比例也隨之降低，而混用母語與不用母語的比例則越來越高，顯示有語言轉移的現象。

15 至 29 歲年齡組有 81.8% 與兄弟姊妹交談必須混用母語與國語或完全改用國語，與手足溝通不用母語（使用「非母語」）的比例顯著偏高；30 至 44 歲年齡組與兄弟姊妹交談也有高達 72.2% 不完全使用母語，跟兄弟姊妹溝通不使用母語的比例也顯著較高。此外，這兩個年齡組只用母語跟兄弟姊妹溝通的比例都顯著較低，而 60 至 74 歲、75 至 89 歲等年齡組和手足只用母語的比例顯著較高。

〈表 21〉比較各年齡組與子女、(外)孫子女跨世代溝通的語言，各年齡組有顯著差異。從語言傳承的觀點來看，45 至 59 歲年齡組是個分野，這個年齡組跟子女溝通混用母語和其他語言的比例是 35.7%，顯著較高；²⁰ 跟孫子女不使用母語的比例 61.1% 也顯著比其他年齡組高。²¹ 30 至 44 歲年齡組跟子女交談混用母語和其他語言以及不用母語（改用國語）的比例都顯著較高。15 至 29 歲年齡組則不管跟兄弟姊妹或和子女交談不用母語（改用國語）的比例都顯著偏高。整體來看，母語在家庭中跨世代傳承的情形並不理想。

²⁰ 其中混用國語的比例 32.1%，混用閩客語的比例 3.6%，混用國語比例顯著偏高。

²¹ 這裡 61.1% 的比例都是改用國語。

〈表 21〉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子女、(外)孫子女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卡方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子女	母語	12.5 (1)	10.9 (5)	37.5 (21)	73 (65)	84.8 (28)	$\chi^2=79.449$ df=8 2-tailed p=.000
	母語、 他語	12.5 (1)	45.7 (21)	35.7 (20)	16.9 (15)	6.1 (2)	
	非母語	75 (6)	43.5 (20)	26.8 (15)	10.1 (9)	9.1 (3)	
	合計	100 (8)	100 (46)	100 (56)	100 (89)	100 (33)	
(外) 孫子女	母語			11.1 (2)	42.4 (36)	60.6 (20)	$\chi^2=16.894$ df=4 2-tailed p=.002
	母語、 他語			27.8 (5)	32.9 (28)	24.2 (8)	
	非母語			61.1 (11)	24.7 (21)	15.2 (5)	
	合計			100 (18)	100 (85)	100 (33)	

4.1.3.3 與公婆、配偶、子女配偶溝通之語言

年齡越低，與公婆、配偶、媳婦、女婿溝通只用母語的比例也越低，²² 見〈表 22〉、〈表 23〉；各年齡組與媳婦以及配偶溝通用語有顯著差異。

克-瓦二氏 H 檢定結果各年齡組與媳婦溝通用語不同 ($p=.005 < .05$)，經事後比較，45-59 歲年齡組與媳婦溝通只用母語的比例顯著低於 60-74 以及 75-89 年齡組，混用他語的比例則顯著較高。

〈表 22〉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公婆、媳婦、女婿等姻親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公婆	母語	25 (2)	63.6 (14)	76.2 (16)	87.5 (14)	62.5 (5)	$\chi^2=7.035$ df=4 2-tailed p=.134
	母語、他語	75 (6)	22.7 (5)	4.8 (1)	6.3 (1)	12.5 (1)	
	非母語		13.6 (3)	19 (4)	6.3 (1)	25 (2)	
	合計	100 (8)	100 (22)	100 (21)	100 (16)	100 (8)	
媳婦	母語			26.9 (7)	60.5 (49)	69.7 (23)	$\chi^2=10.738$ df=2 2-tailed p=.005
	母語、他語			50 (13)	24.7 (20)	21.2 (7)	
	非母語			23.1 (6)	14.8 (12)	9.1 (3)	
	合計			100 (26)	100 (81)	100 (33)	

²² 75-89 歲年齡組與公婆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雖然只有 62.5%，但混用或改用非母語的受訪者都是跨族通婚，與公婆溝通使用丈夫的母語。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母語			37.5 (3)	55.2 (16)	83.3 (5)	55.8 (24)	$\chi^2=1.847$
女 母語、他語			37.5 (3)	17.2 (5)		18.6 (8)	df=2
婿 非母語			25 (2)	27.6 (8)	16.7 (1)	25.6 (11)	2 tailed
合計			100 (8)	100 (29)	100 (6)	100 (43)	p=.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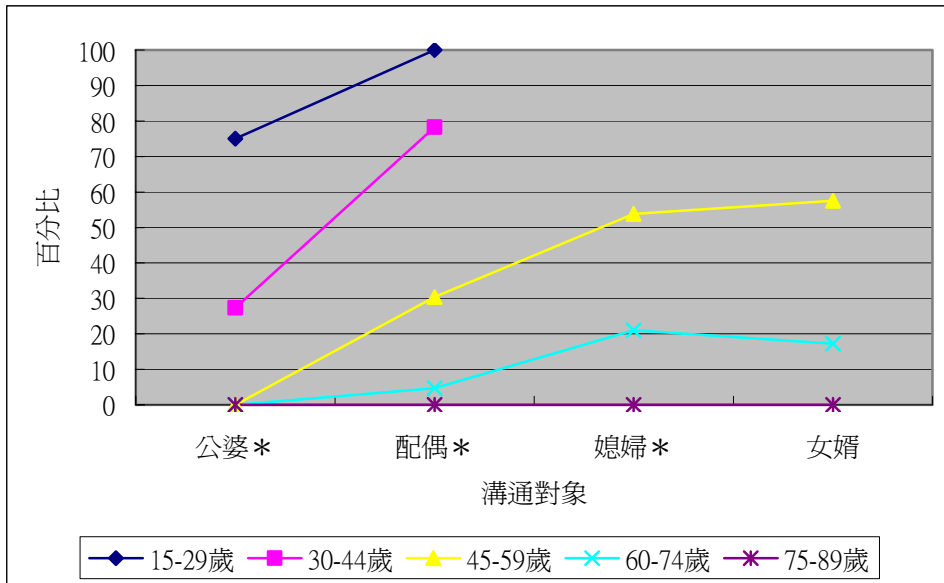
此外，各年齡組與配偶溝通用語也有差異 ($p=.000 < .05$)。75-89 歲年齡組以及 60-74 歲年齡組只用母語與配偶溝通的比例顯著較高，而混用的比例顯著較低，30-44 歲以及 15-29 歲年齡組的樣本跟配偶只用母語的比例顯著偏低，而使用“非母語”的比例顯著較高。

〈表 23〉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配偶溝通語言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卡方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母語		19.6 (9)	58.9 (33)	80 (68)	88.9 (24)	59.8 (134)	$\chi^2=80.753$
配 母語、他語	20 (2)	45.7 (21)	19.6 (11)	10.6 (9)		19.2 (43)	df=8
偶 非母語	80 (8)	34.8 (16)	21.4 (12)	9.4 (8)	11.1 (3)	21 (47)	2-tailed
合計	100 (10)	100 (46)	100 (56)	100 (85)	100 (27)	100 (224)	p=.000

我們在 4.1.2.3 節發現不論閩客，平均年齡較長的跨族通婚受訪者較少使用國語與公婆、配偶、子女配偶等對象溝通，而平均年齡較低的受訪者不論是否跨族通婚，使用較多國語。仔細比較各年齡組與配偶、姻親的溝通用語，也得到相同的結論，不論與公婆、配偶、媳婦還是女婿，年齡越小使用國語的比例越高，其中各年齡組與公婆、配偶、媳婦等對象使用國語的差異都達到顯著，見〈圖 4〉。

克-瓦二氏 H 檢定結果，各年齡組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差異顯著 ($\chi^2=30.953$; $df=4$; $p=.000 < .05$)。45-59、60-74、74-89 歲年齡組樣本使用國語與公婆溝通的比例是 0%，30-44 歲年齡組有 27.3% 會使用國語，15-29 歲年齡組更有高達 75% 使用國語。經事後比較，15-29 歲年齡組與 45-59 以及 60-74 歲年齡組之間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顯著不同。



〈圖 4〉第一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配偶、直系姻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不同年齡組與配偶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也有顯著不同 ($\chi^2=112.013$; $df=4$; $p=.000 < .05$)。15-29、30-44 歲年齡組與配偶使用國語的比例顯著較高，而 60-74 歲以及 75-89 歲年齡組與配偶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顯著較低。

各年齡組之間與媳婦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也有顯著差異 ($\chi^2=24.606$; $df=2$; $p=.000 < .05$)，45-59 歲使用國語比例顯著較高，而 75-89 歲使用國語比例為 0%，差異顯著。

與配偶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比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高，與媳婦、女婿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又比與配偶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高。

15-29 歲 75% 與公婆溝通使用國語，與配偶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是 100%；30-44 歲跟公婆使用國語的比例只有 27.3%，卻有高達 78.3% 跟配偶使用國語；45-59 年齡組與公婆溝通完全不使用國語，但有 30.4% 跟配偶使用國語，37.5% 跟女婿溝通使用國語，跟媳婦使用國語的比例更高，有 53.8%。與長輩溝通使用較少國語，而與配偶以及晚輩溝通使用較多國語，說明國語勢力隨著世代交替逐漸增強。

4.1.4 小結

綜合以上資料，客家人比閩南人有較佳的多語能力，能說三語的比例較高；由於跨族通婚的比例較高，客家族群與公婆、媳婦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較低，至於祭祖以及與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等血親溝通用語，閩客之間並沒有顯著差別，但是客家人與（外）孫子女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顯著較低，也就是客家第三代語言流失較嚴重。

兩族群使用母語的比例都隨著世代遞減，與父母交談使用母語的比例最高，兄弟姊妹等同輩次之，子女再次之，與（外）孫子女交談使用母語的比例最低；使用國語的比例則隨著世代遞增，與父母、公婆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最低，與兄弟姊妹、配偶使用國語的比例較高，交談對象為子女、媳婦、女婿等第二代更高，對象為第三代（外）孫子女時最高。從年齡來看，年齡較大的跨族通婚受訪者以配偶的母語或混用閩客語溝通，較年輕的受訪者使用國語的比例增加，國語成為族群間的溝通用語。此外，不論閩客，越年輕與家人溝通使用國語的比例越高，語言轉移趨勢明顯。

4.2 第二階段調查

4.2.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第二階段調查由於人力與時間都不足，我們改以村長、鄰長與鄰長介紹的當地耆老為問卷訪問對象，收集到問卷 230 份，²³ 這些樣本比較特殊，絕大多數是當地村長、鄰長等社區領袖，雖然各村受訪人數不多，因為各鄰都有受訪者，在地理分布上相當平均，以下為背景資料統計。

根據〈表 2〉，鳳坑、上坑以外其他十一個村的閩南語家庭合計有 3,701 戶，客語家庭合計 5,867 戶，閩客比例為 1 比 1.59，而我們收集的 230 份有效問卷中，說閩南語的 50 人，客語 180 人，經卡方適合度考驗與當地的閩客比例有顯著的差異 ($\chi^2=152.57$; $df=1$; $p=.000 < .05$)，閩南比例偏低，也就是當地村鄰長較高比例是客家人。

受訪者平均年齡 58.39 歲（標準差 11.49，最小 26 歲，最大 83 歲），以每 15 歲分組，各組分布如〈表 24〉，經柯-史二樣本考驗，閩客受訪者年齡組的分布沒有顯著差異 ($p=.134 > .05$)。與 2003 年新竹縣年齡介於 15 歲到 89 歲之間 15 歲年

²³ 新豐鄉合計 241 鄰，扣除鳳坑、上坑兩村，有 214 鄰。

齡組人口比例相比較，受訪者的年齡與第一階段樣本同樣偏高 ($\chi^2=268.179$; $df=4$; $p=.000 < .05$)。

〈表 24〉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各年齡組分布之比較

		母語		合計	柯-史二樣本檢定
		客語	閩南語		
年 齡 組	15 至 29 歲	0.6 (1)		0.4 (1)	Z=1.163 2-tailed p=.134
	30 至 44 歲	10.8 (19)	12.5 (6)	11.2 (25)	
	45 至 59 歲	36.4 (64)	54.2 (26)	40.2 (90)	
	60 至 74 歲	41.5 (73)	27.1 (13)	38.4 (86)	
	75 至 89 歲	10.8 (19)	6.3 (3)	9.8 (22)	
合計		100 (176)	100 (48)	100 (224)	

性別方面，男性 176 人，女性 49 人，卡方檢定顯示閩客受訪者的性別分布沒有顯著差異 ($p=.058 > .05$)，見〈表 25〉，但樣本性別比例與實際人口性別比例有顯著差異 ($\chi^2=61.368$; $df=1$; $p=.000 < .05$)，²⁴ 女性顯著較少，這是因為擔任村鄰長的女性較少。

〈表 25〉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性別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性別	男	80.9 (144)	68.1 (32)	78.2 (176)	$\chi^2=3.584$ $df=1$
	女	19.1 (34)	31.9 (15)	21.8 (49)	
合計		100 (178)	100 (47)	100 (225)	2-tailed p=.058

教育方面，不同母語在教育程度分布上沒有顯著差異 ($p=.621 > .05$)，見〈表 26〉。本階段受訪者教育程度 45.4% 為小學程度，比第一階段樣本稍高，但與全縣人口教育程度分布比較仍偏低 ($\chi^2=105.928$; $df=4$; $p=.000 < .05$)。

²⁴ 根據〈表 1〉，2003 年 4 月十一個村合計男性 23,126 人，女性 21,213 人，男女比例 1.09 比 1。

〈表 26〉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教育程度分布之比較

		母語		合計	柯-史二樣本檢定
		客語	閩南語		
教育程度	無	4.7 (8)	6.7 (3)	5.1 (11)	Z=.754 2-tailed p=.621
	國小	46.8 (80)	40 (18)	45.4 (98)	
	國（初）中	21.6 (37)	31.1 (14)	23.6 (51)	
	高中職	24 (41)	6.7 (3)	20.4 (44)	
	大專以上	2.9 (5)	15.6 (7)	5.6 (12)	
合計		100 (171)	100 (45)	100 (216)	

閩客受訪者在職業分布上差異顯著 ($p=.002 < .05$)，客家人退休/無業的比例顯著較高，而閩南人從事農林漁牧、工、商、公教之外“其他”職業的比例較高。

〈表 27〉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職業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職業	農林漁牧	33.3 (56)	25 (11)	31.6 (67)	$\chi^2=18.520$ df=5 2 tailed p=.002
	工	19.6 (33)	29.5 (13)	21.7 (46)	
	商	13.1 (22)	9.1 (4)	12.3 (26)	
	公教	4.8 (8)	2.3 (1)	4.2 (9)	
	其他	11.3 (19)	31.8 (14)	15.6 (33)	
	不適用、無、退休	17.9 (30)	2.3 (1)	14.6 (31)	
合計		100 (168)	100 (44)	100 (212)	

合計在新豐、不在新豐出生的受訪者各佔 50%，客家受訪者 51.1% 在新豐出生（有效樣本數 174），閩南受訪者 45.7% 在新豐出生（有效樣本數 46），閩客受訪者在新豐出生的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chi^2=.440$; df=1; $p=.507 > .05$)。

因為村長、鄰長這些社區領袖都需要在當地定居較長的時間較可能獲選，因此全部受訪者有高達 96.4%（213 人）在新豐居住十年以上，五年至十年 3.2%（7 人），五年以下 0.5%（1 人）。客家受訪者 97.1% 已在新豐鄉居住十年以上，2.3% 居住五到十年，0.6% 居住五年以下（有效樣本數 172）；閩南受訪者 93.9% 居住十年以上，6.1% 居住五至十年，0 人居住五年以下（有效樣本數 49），閩客受訪者在當地的居住時間沒有顯著差異 ($\chi^2=2.062$; df=2; $p=.357 > .05$)。

客家受訪者 59.3%，閩南受訪者 66.7%，合計 61.0% 曾因兵役、工作等原因

在外地居住過（有效樣本數客家 150，閩南 45，合計 195），不同母語受訪者曾住外地的比例也沒有顯著差異 ($\chi^2=.783$; $df=1$; $p=.376 > .05$)。

綜合以上的基本資料，第二階段不同母語的受訪者在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出生地、居住時間、是否居住外地等變項都沒有顯著差異，但職業分布不同。

4.2.2 閩客受訪者之比較

4.2.2.1 多語能力

第二階段訪問的村鄰長因為職務需要，會說國語的比例比第一階段樣本高得多。客家受訪者 86.1% 會說國語，77.8% 會說閩南語，而閩南受訪者 94% 會說國語，只有 36% 會說客語。

〈表 28〉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會說的語言種類

		母語別		合計
		客語	閩南語	
會說的語言	客語	100 (180)	36 (18)	86.1 (198)
	閩南語	77.8 (140)	100 (50)	82.6 (190)
	國語	86.1 (155)	94 (47)	87.8 (202)
	其他語言	5 (9)	14 (7)	7 (16)
合計		100 (180)	100 (50)	100 (230)

村鄰長以客語、閩南語、國語三種語言的溝通指數如〈表 29〉。閩客族群以客語溝通的指數只有 0.36，而以閩南語溝通的指數是 0.78，和國語的溝通指數 0.81 差不多，顯示客語是族群內部的語言，而閩南語和國語一樣是跨族群溝通的語言。

〈表 29〉閩客籍村鄰長客語、閩南語、國語的溝通指數

	客語	閩南語	國語
客家人*客家人	1.00	0.61	0.74
閩南人*閩南人	0.13	1.00	0.88
客家人*閩南人	0.36	0.78	0.81

第二階段全部受訪者合計有 10.4% 是單語，具備雙（多）語能力的比例 89.6%，見〈表 30〉。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不同母語受訪者的多語能力有顯著差異 ($p=.000 < .05$)，客家受訪者能說三語的比例高達 73.9%，顯著高出閩南受訪者說三語的比例；而閩南樣本“雙語”、“四語”的比例顯著比客家樣本高。

〈表 30〉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的多語能力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別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合計		
	百分比 (個數)	調整後 的殘差	百分比 (個數)	調整後 的殘差	百分比 (個數)		
多語能力	單語	11.7 (21)	1.2	6 (3)	-1.2	10.4 (24)	$\chi^2=60.411$ df=3 2-tailed p=.000
	雙語	10 (18)	-7.2	56 (28)	7.2	20 (46)	
	三語	73.9 (133)	6.2	26 (13)	-6.2	63.5 (146)	
	四語	4.4 (8)	-2.0	12 (6)	2.0	6.1 (14)	
合計	100 (180)		100 (50)		100 (230)		

不論閩客，“雙語”都是母語、國語雙語，“三語”大都是閩、客、國語三語，閩南、客家受訪者各有 1 人是母語、國語、其他語言三語，“四語”則是閩、客、國語加上其他語言。

4.2.2.2 祭祖以及與血親溝通之語言

兩組受訪者祭祖使用語言的分布沒有顯著差異 ($p=.647 > .05$)，合計 86.9% 只用母語祭祖，9.6% 混用母語與他語，3.5% 使用他語。

客家受訪者有 8 人 (4.4%) 混用客語、國語，3 人 (1.7%) 混用閩、客語，3 人 (1.7%) 閩、客、國語三語混用；閩南受訪者 7 人 (14.3%) 混用閩南語、國語，1 人混用閩、客語。閩南村鄰長等社區領袖祭祖使用母語的比例比客家村鄰長低，而混用國語的比例比較高，但差異不顯著。

不使用母語祭祖的 8 人全是女性，其中閩客各 3 位受訪者是跨族通婚，祭祖使用的是丈夫的母語，另兩位客家受訪者使用國語祭祖，年齡分別是 34 歲、51 歲。34 歲的這位受訪者平時與公婆溝通使用客語，與丈夫溝通使用國語，與兄弟姊妹、子女混用客語、國語，母語已有流失。51 歲的這位受訪者與公婆、丈夫、兄弟姊妹都用母語，與子女混用客語和國語，與媳婦（閩南人）、孫子女則用國語，她表示因為是佛教徒，誦經使用國語，所以祭祖時也說國語。

〈表 31〉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祭祖用語百分比之比較

		母語別		合計	柯-史二樣本檢定
		客語	閩南語		
祭祖用語	母語	89.4 (161)	77.6 (38)	86.9 (199)	Z=.738 2-tailed p=.647
	母語、他語	7.8 (14)	16.3 (8)	9.6 (22)	
	非母語	2.8 (5)	6.1 (3)	3.5 (8)	
合計		100 (180)	100 (49)	100 (229)	

全部受訪者都只用母語與祖父母溝通（有效樣本個數客家 47，閩南 11）。閩客之間與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溝通用語也沒有顯著差異，見〈表 32〉。

〈表 32〉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與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的溝通語言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柯-史二樣本檢定
		客語	閩南語		
父母	母語	89.1 (123)	80 (28)	87.3 (151)	Z=.482 2-tailed p=.974
	母語、他語	10.1 (14)	20 (7)	12.1 (21)	
	非母語	0.7 (1)		0.6 (1)	
	合計	100 (138)	100 (35)	100 (173)	
兄弟姊妹	母語	72 (126)	63.3 (31)	70.1 (157)	Z=.540 2-tailed p=.932
	母語、他語	25.1 (44)	34.7 (17)	27.2 (61)	
	非母語	2.9 (5)	2 (1)	2.7 (6)	
	合計	100 (175)	100 (49)	100 (224)	
子女	母語	39.2 (69)	24 (12)	35.8 (81)	Z=.949 2-tailed p=.329
	母語、他語	43.2 (76)	58 (29)	46.5 (105)	
	非母語	17.6 (31)	18 (9)	17.7 (40)	
	合計	100 (176)	100 (50)	100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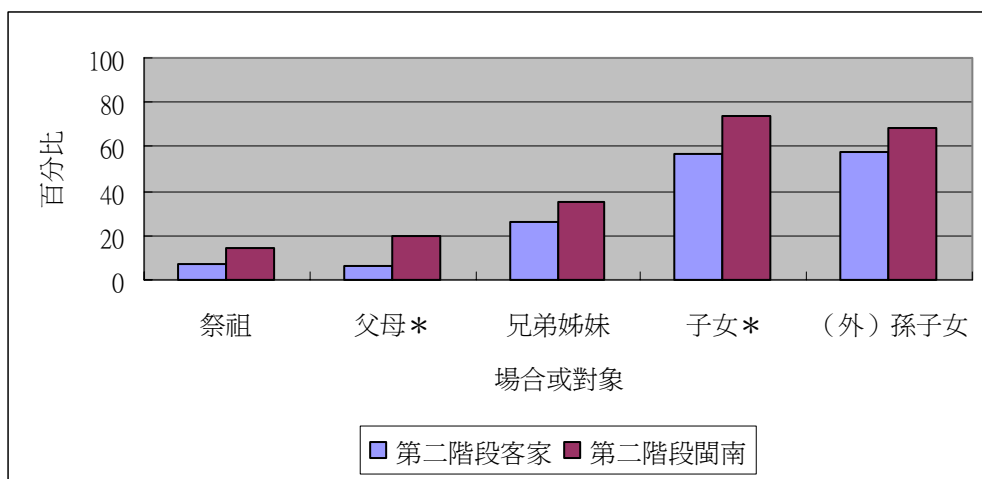
閩客之間與孫子女的溝通用語有顯著差異，閩南受訪者混用母語、他語的比例為 51.4%（18 人），顯著較高 ($p=.032 < .05$)，其中 17 人是混用國語，1 人混用客語。客家受訪者與（外）孫子女使用“母語”與“非母語”的比例都比閩南受訪者稍高，但未達顯著。²⁵

²⁵ 客家受訪者使用非母語的 40 人中，有 39 人 (30.2%) 使用國語，1 人 (0.8%) 使用閩南語，2 人 (1.6%) 混用閩南語、國語；閩南受訪者使用非母語的 8 人中，7 人 (20%) 改用國語，1 人 (2.9%) 混用客語、國語。

〈表 33〉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與（外）孫子女的溝通語言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外）孫子女	母語	39.5 (51)	25.7 (9)	$\chi^2=6.913$ df=2 2-tailed p=.032
	母語、他語	27.9 (36)	51.4 (18)	
	非母語	32.6 (42)	22.9 (8)	
	合計	100 (129)	100 (35)	
			100 (164)	

從國語的使用來看，客家受訪者較少使用國語。閩南受訪者與父母、子女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顯著比客家受訪者高，祭祖以及與兄弟姊妹、（外）孫子女溝通的用語則沒有顯著差異。



〈圖 5〉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祭祖以及與血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4.2.2.3 與公婆、配偶、子女配偶溝通之語言

與配偶以及直系姻親的溝通用語方面，村鄰長等地方領袖也是客家使用母語的比例比閩南高。

客家受訪者與公婆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比閩南受訪者稍高，但差異不顯著 ($p=.860 > .05$)，若不計跨族通婚的問卷，閩客之間差異還是不顯著 ($p=.222 > .05$)。

〈表 34〉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與公婆的溝通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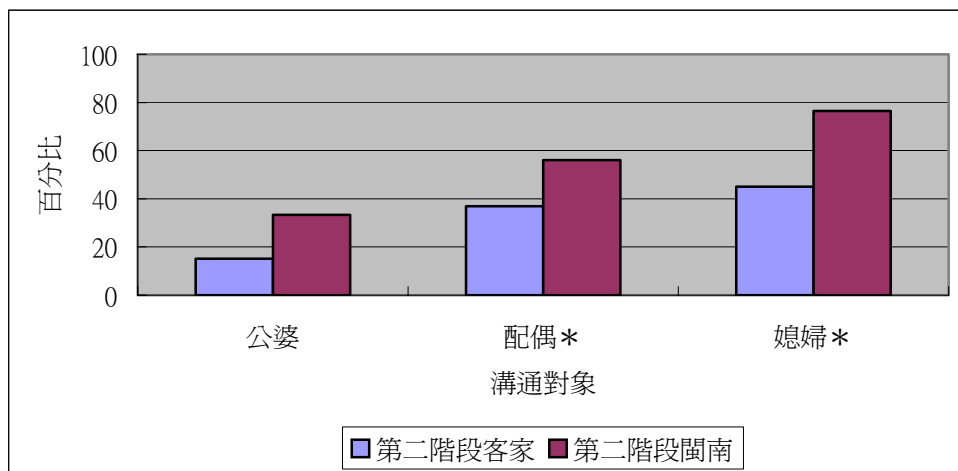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柯-史二樣本檢定
	客語	閩南語		
公婆	母語	78.8 (26)	60 (9)	Z=.603 2 tailed p=.860
	母語、他語	18.2 (6)	40 (6)	
	非母語	3 (1)	2.1 (1)	
合計	100 (33)	100 (10)	100 (41)	

閩客村鄰長之間與配偶、媳婦溝通用語有顯著不同，閩南受訪者混用母語、他語的比例顯著較高，而客家受訪者混用的比例顯著較低，此外，客家受訪者與媳婦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顯著比閩南受訪者高。

〈表 35〉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與配偶、媳婦的溝通語言

溝通對象	母語別		合計	卡方檢定
	客語	閩南語		
配偶	母語	54.5 (96)	44 (22)	$\chi^2=7.279$ df=2 2-tailed p=.026
	母語、他語	33 (58)	52 (26)	
	非母語	12.5 (22)	4 (2)	
	合計	100 (176)	100 (50)	
媳婦	母語	49.2 (59)	23.5 (8)	$\chi^2=19.667$ df=2 2-tailed p=.000
	母語、他語	24.2 (29)	64.7 (22)	
	非母語	26.7 (32)	11.8 (4)	
	合計	100 (120)	100 (34)	

閩客村鄰長等地方領袖與公婆、配偶、媳婦等對象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變化如〈圖 6〉，閩客之間溝通對象為配偶、媳婦時有顯著差異。



〈圖 6〉第二階段閩客受訪者與配偶、直系姻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綜合以上統計結果，閩南受訪者在祭祖以及與家人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都比客家受訪者低，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則都比客家受訪者高，顯示在家庭場域，有較高比例的客家社區領袖使用母語，母語傳承較好。

4.2.3 各年齡組樣本之比較

各年齡組多語能力分布如〈表 36〉，差別不顯著 ($p=.100 > .05$)。

〈表 36〉第二階段各年齡組受訪者多語能力之比較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chi^2=7.789$ df=4 2-tailed p=.100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多 單語			1.1 (1)	16.3 (14)	40.9 (9)	12.5 (28)	
語 雙語		28 (7)	21.1 (19)	22.1 (19)		18.8 (42)	
能 三語		72 (18)	75.6 (68)	54.7 (47)	36.4 (8)	62.5 (140)	
力 四語	100 (1)		2.2 (2)	7 (6)	22.7 (5)	6.3 (14)	
合計	100 (1)	100 (25)	100 (90)	100 (86)	100 (22)	100 (224)	

不同年齡組祭祖語言分布有顯著差異 ($p=.014 < .05$)，45-59 歲是個分野，這個年齡組混用母語比例較 60-74 歲高，只用母語祭祖的比例則較低。

〈表 37〉第二階段各年齡組祭祖語言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祭 母語	100 (1)	79.2 (19)	80 (72)	95.3 (82)	95.5 (21)	87.4 (195)	$\chi^2=12.426$ df=4 2-tailed p=.014
祖 母語、他語		12.5 (3)	14.4 (13)	3.5 (3)	4.5 (1)	9 (20)	
語 非母語		8.3 (2)	5.6 (5)	1.2 (1)		3.6 (8)	
言 合計	100 (1)	100 (24)	100 (90)	100 (86)	100 (22)	100 (223)	

各年齡組跟父母溝通的語言沒有顯著差異 ($p=.095 > .05$)，合計 87.1% 只用母語，12.4% (21 人) 混用，其中 13 人混用母語與國語、5 人閩客語混用、3 人閩客國三語混用。

〈表 38〉第二階段各年齡組與父母溝通語言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父母	母語	83.3 (15)	78.9 (45)	92 (69)	95 (19)	87.1 (148)	$\chi^2=6.365$
	母語、他語	16.7 (3)	19.3 (11)	8 (6)	5 (1)	12.4 (21)	df=3
	非母語		1.8 (1)			0.6 (1)	2-tailed
	合計	100 (18)	100 (57)	100 (75)	100 (20)	100 (170)	p=.095

年齡越低，與兄弟姊妹、子女、(外)孫子女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也越低 ($p=.000$)，45-59 歲年齡組也是分野，該年齡組只用母語與兄弟姊妹、子女、(外)孫子女溝通的比例都顯著較低，混用的比例則較高，見〈表 39〉至〈表 41〉。

〈表 39〉第二階段各年齡組與兄弟姊妹溝通語言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兄 母語		40 (10)	62.1 (54)	83.3 (70)	90.9 (20)	70.3 (154)	$\chi^2=30.329$ df=4 2-tailed p=.000
弟 母語、他語		52 (13)	34.5 (30)	16.7 (14)	9.1 (2)	26.9 (59)	
姊 非母語	100 (1)	8 (2)	3.4 (3)			2.7 (6)	
妹 合計	100 (1)	100 (25)	100 (87)	100 (84)	100 (22)	100 (219)	

〈表 40〉第二階段各年齡組與子女溝通語言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卡方檢定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子女	母語	4.2 (1)	16.9 (15)	54.1 (46)	81.8 (18)	36.4 (80)
	母語、他語	58.3 (14)	62.9 (56)	32.9 (28)	13.6 (3)	45.9 (101)
	非母語	37.5 (9)	20.2 (18)	12.9 (11)	4.5 (1)	17.7 (39)
	合計	100 (24)	100 (89)	100 (85)	100 (22)	100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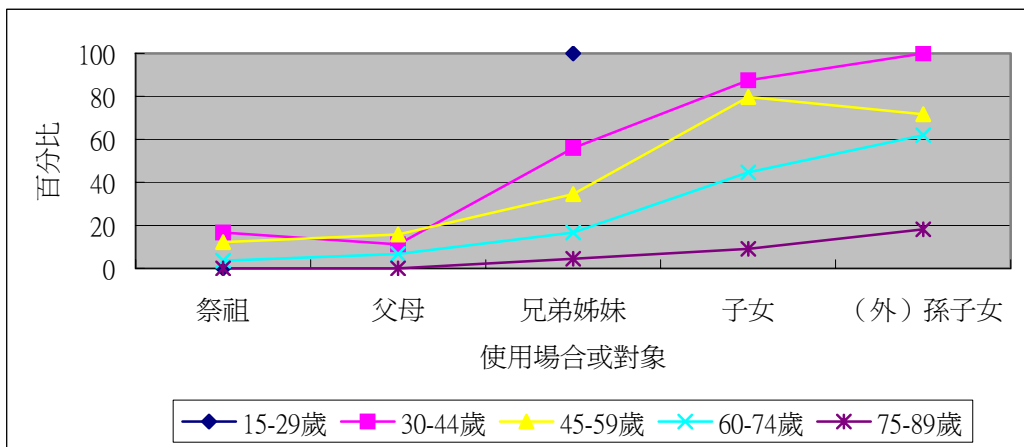
$\chi^2=59.409$
df=6
2-tailed p=.000

〈表 41〉第二階段各年齡組與（外）孫子女溝通語言分布百分比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外）孫子女	母語	22.6 (12)	35.7 (30)	81.8 (18)	37 (60)	$\chi^2=20.630$
	母語、他語	33.3 (1)	41.5 (22)	34.5 (29)	9.1 (2)	33.3 (54)
	非母語	66.7 (2)	35.8 (19)	29.8 (25)	9.1 (2)	29.6 (48)
	合計	100 (3)	100 (53)	100 (84)	100 (22)	100 (162)

df=3
2-tailed p=.000

從各年齡組在祭祖以及與家人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變化可看出語言轉移的趨勢，年齡越低，使用國語比例越高，見〈圖 7〉。



〈圖 7〉第二階段各年齡組祭祖以及與血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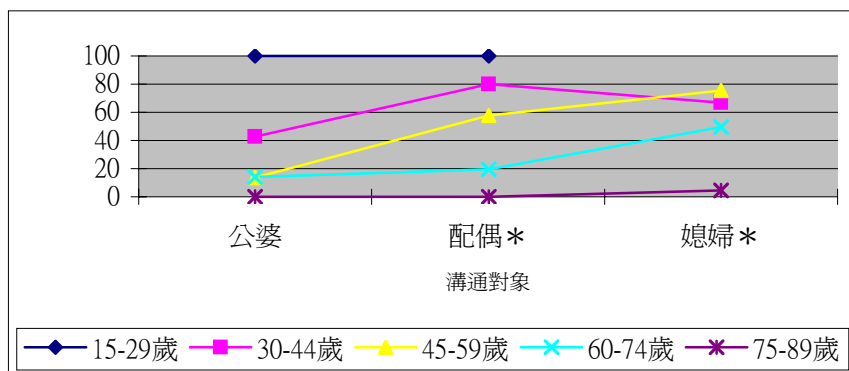
不同年齡與配偶以及媳婦的溝通用語有顯著差異 ($p=.000 < .05$)。30-44 歲年齡組與 60-74、75-89 歲年齡組與配偶溝通用語差別顯著，45-59 歲年齡組與 60-

74、75-89 年齡組的差別也顯著。45-59 歲年齡組與 60-74、75-89 年齡組與媳婦溝通的用語也有顯著差異。

〈表 42〉第二階段各年齡組樣本與配偶以及直系姻親溝通用語之比較

溝通對象	年齡組					合計	克-瓦二氏 H 檢定
	15-29 歲	30-44 歲	45-59 歲	60-74 歲	75-89 歲		
公婆	母語					73.3 (33)	$\chi^2=4.113$ df=4 2-tailed p=.391
	母語、他語					24.4 (11)	
	非母語					2.2 (1)	
	合計					100 (45)	
配偶	母語					52.7 (116)	$\chi^2=61.817$ df=4 2-tailed p=.000
	母語、他語					36.4 (80)	
	非母語					10.9 (24)	
	合計					100 (220)	
媳婦	母語					44.4 (67)	$\chi^2=27.621$ df=3 2-tailed p=.000
	母語、他語					33.1 (50)	
	非母語					22.5 (34)	
	合計					100 (151)	

年齡越低，使用國語的比例越高。15-29 歲 100% 需使用或混用國語與配偶以及公婆、媳婦溝通，75-89 歲只有極低的比例與媳婦溝通使用國語，與公婆、配偶都不使用國語，45-59 歲年齡組是關鍵年齡層，這個年齡組與配偶以及媳婦使用國語的比例顯著比更年長的兩個年齡組高。



〈圖 8〉第二階段各年齡組與配偶以及直系姻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之比例

根據對象不同，各年齡組使用國語的比例也不同，60-74 歲年齡組與公婆、配偶溝通用國語的比例都不到 20%，卻有 49.4% 與媳婦溝通使用國語；45-59 歲年齡組與公婆溝通用國語的比例也不到 20%，而與配偶、媳婦用國語的比例都超過 50%。

5. 綜合討論與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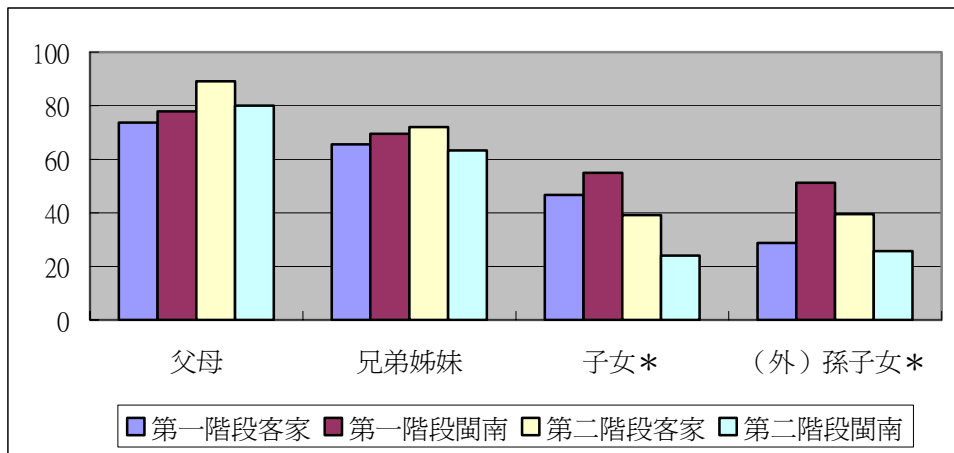
以上我們分析了中研院語言所「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計畫團隊在新竹縣新豐鄉分兩階段收集的 486 份問卷，第一階段訪問對象為 256 位鳳坑村、上坑村居民，第二階段的 230 位受訪者是新豐鄉其他十一個村的村長、鄰長等社區領袖，兩階段的受訪者大都在新豐鄉已經居住十年以上。

從家庭成員間使用的語言可以看語言的活力，如果某語言在家庭中只用於對長輩的溝通，而不用於平輩或子女、孫子女，則該語言跨世代傳承會有困難，比較不同年齡層的表現也可預測語言維持或轉移的趨勢。

兩階段的統計資料一致顯示，客家族群具有三語能力的比例較閩南族群高，而且根據場合以及溝通對象不同，閩客族群使用母語的比例變化有一致的趨勢。此外，年齡越低，使用母語的比例也越低。不論閩南或客家族群，家庭母語都有流失、轉移的現象。

不論閩客，都是跟父母交談只用母語的比例最高，跟兄弟姊妹次之、跟子女、（外）孫子女只用母語的比例最低，尤其與子女、孫子女只用母語溝通的比例都在 60% 以下，母語跨世代傳承有危機。

混用母語和使用“非母語”的比例變化與只用母語的趨勢大致相反，從父母、兄弟姊妹到子女一路走高。其中村鄰長與父母溝通方面混用母語或使用“非母語”的比例很低，跟子女混用母語的比例達到高峰，跟（外）孫子女溝通混用母語、他語的比例下降，改用國語的比例增加。



〈圖 9〉閩客樣本與血親溝通只用母語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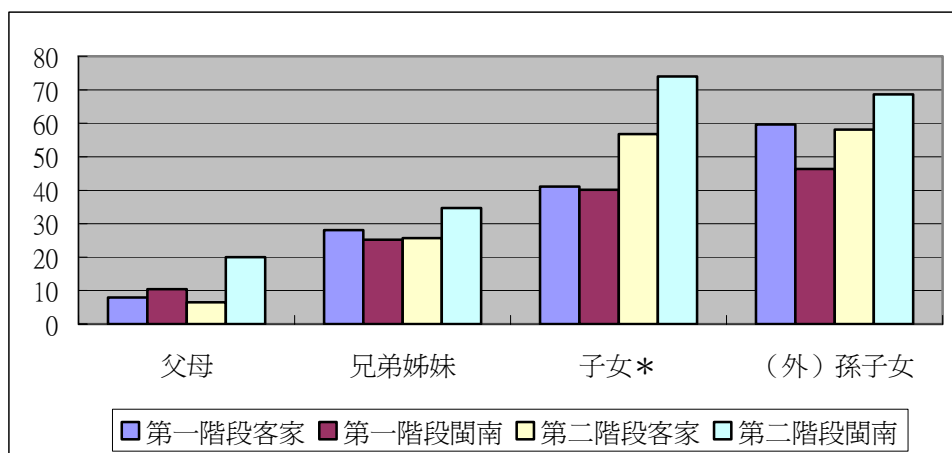
以上的統計結果與前人的研究趨勢一致。黃宣範、楊永仕、費佛樂一九八〇年代的調查已顯示，閩南語、客語在家庭內使用隨世代遞減，客語的情況尤為明顯。根據 Huang (1988:316-318) 與黃宣範 (1995:161)，父母都是客籍的受訪者中，跟父母交談最常用客語的比例為 55.3%，跟兄弟姊妹為 47.9%，跟下一代為 38.4%；父母都是閩南籍的受訪者中，跟父母最常用閩南語的比例為 74.5%，跟兄弟姊妹為 56%，跟下一代 50.3%，閩南語、客語在家庭內使用隨世代遞減。楊永仕的博士論文 (Young 1989) 探討台灣方言的維繫與轉移，發現家庭場域中使用國語的比率隨著年齡降低而顯著增加，家庭場域中 7.3% 的閩南人與 9.2% 的客家人常用國語跟長輩交談，有 98.8% 的閩南人與 96.7% 客家人表示常用母語跟長輩交談；28.8% 的閩南人與 38.7% 客家人跟平輩常說國語，有 91.5% 閩南人與 90.7% 客家人表示跟平輩常說母語；最後，有 41.3% 閩南人與 50.9% 客家人跟晚輩常說國語，而有 83.2% 閩南人與 81.6% 客家人跟晚輩常說母語。費佛樂 (Feifel 1994) 同樣發現了台灣居民的母語有向國語轉移的趨勢，這個趨勢表現在兄弟姊妹間使用的語言最為顯著。

我們第一階段的調查也顯示客語樣本使用母語的比例比閩南語樣本低，其中與（外）孫子女溝通使用母語與否的差異顯著，顯示客語流失比閩南語嚴重，但第二階段的村鄰長等社區領袖問卷分析結果卻顯示，在家庭場域中，客家受訪者只用母語的比例都比閩南受訪者高，經檢定閩客之間與（外）孫子女交談只用母語的比例差異顯著。

進一步檢定第一階段客家、第一階段閩南、第二階段客家、第二階段閩南各

組之間與父母、手足、子女、(外)孫子女等血親溝通只用母語的平均數，²⁶ 結果與子女、(外)孫子女溝通只用母語的差異顯著，事後比較顯示，差異主要是第一階段閩南樣本與第二階段閩南樣本的差異所造成，比起一般閩南住民，閩南籍村鄰長與子女、(外)孫子女交談顯著較少只用母語。

再從國語的使用來看，〈圖 10〉顯示，第一階段閩客樣本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沒什麼差異，而第二階段村鄰長的問卷卻是閩南受訪者用國語的比例比客家受訪者高。比較兩階段共四組的差異，溝通對象為子女時，閩南籍村鄰長與第一階段閩南以及第一階段客家樣本之間差異顯著 ($p=.000 < .05$)。



〈圖 10〉閩客樣本與血親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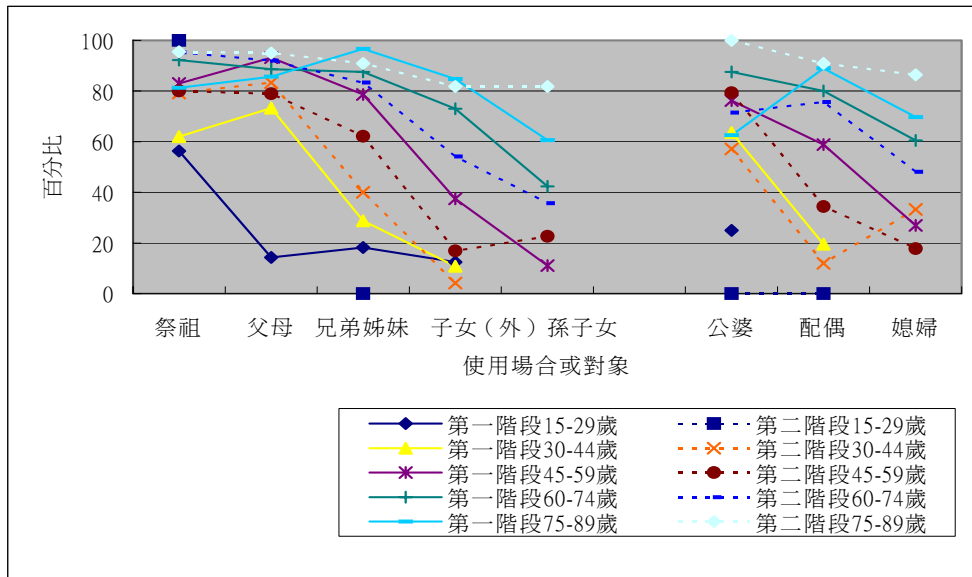
以上統計結果顯示，比起一般閩南居民，閩南籍村鄰長與子女、(外)孫子女交談只用母語的比例較低，與子女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較高，也就是閩南籍村鄰長等社區領袖的母語跨世代傳承較差。優勢語國語是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語言，教育程度越高或職業性質越需要跟強勢語言互動越傾向於使用國語（黃宣範 1995:254），村鄰長等社區領袖教育程度比一般居民稍高，工作也需要常常接觸國語，預測這一階層的家庭語言應該比較容易流失，本研究閩南村鄰長母語傳承比一般居民差符合這個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客家村鄰長語言維持或轉移的比例為什麼與閩南村鄰長不同，而與一般居民沒有差異？村鄰長等社區領袖不同母語受訪者在年齡、性別、居住時間、教育程度等背景都沒有差異，只在職業上

²⁶ 由於村鄰長是特殊樣本，與第一階段樣本母群不同，這裡採用無母數統計克-瓦二氏 H 檢定，並做了事後比較。

有差別，²⁷ 但是閩南籍村鄰長與客籍村鄰長之間在工作時使用母語或國語的比例沒有顯著差異，因此閩南村鄰長與客家村鄰長以及一般居民的差異可能是語言態度的差異。

陳淑娟 (2004:253-356) 發現語言忠誠度越高語言維持越好。客籍地區領袖使用母語的比例比閩南領袖高，是否意味著客家村鄰長比閩南村鄰長更重視母語的傳承呢？如果客家村鄰長是有意識的與晚輩多用母語，是否與近十幾年來民間與政府的客家文化運動與客語運動有關？如果不是有意識的多用母語，造成這個特殊現象背後的因素又是什麼呢？其他地區的客家社區領袖使用母語的比例是否也比閩南社區領袖高？這些問題還有待將來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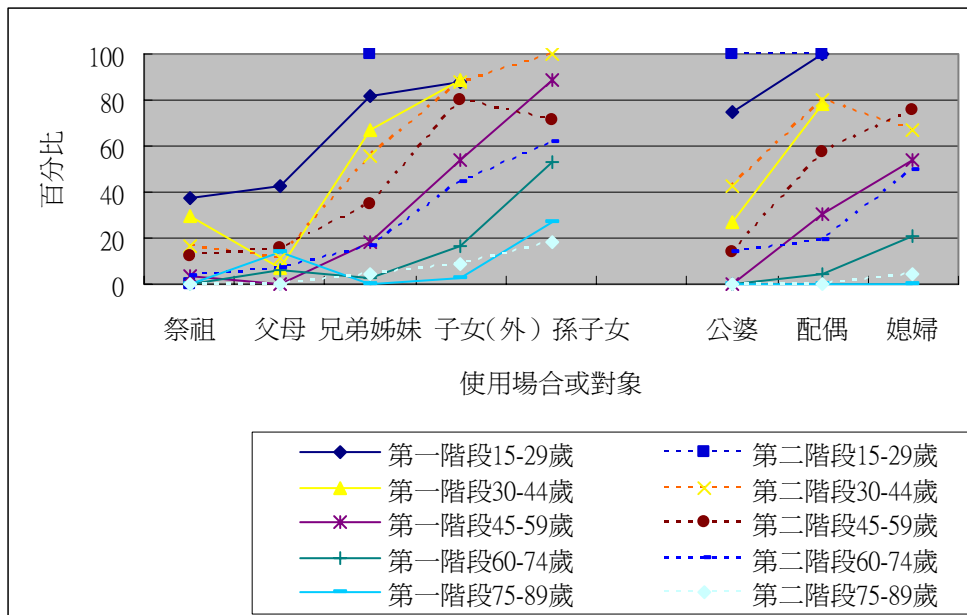
從年齡來看，一般居民問卷與地區領袖問卷也有一致的趨勢，年齡越低，使用母語比例越低，而各年齡組也都是祭祖時使用母語的比例最高，之後隨著世代遞減，見〈圖 11〉。值得注意的是，語言轉移的趨勢在 60-74 歲年齡組即已非常明顯，這一年齡組與子女、媳婦、(外)孫子女等晚輩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急遽降到 73% 以下；45-59 歲年齡組更是關鍵年齡層，這個年齡組與父母、公婆等長輩使用母語的比例還相當高，與配偶、兄弟姊妹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卻都不到 80%，與子女、媳婦溝通使用母語的比例都已在 60% 以下。



〈圖 11〉各年齡組樣本祭祖、與家人溝通只用母語的百分比

²⁷ 客家村鄰長較多退休無業，而閩南村鄰長選填“其他”的比例較高。

與此同時，使用（含混用）國語的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見〈圖 12〉。



〈圖 12〉各年齡組樣本祭祖、與家人溝通使用（含混用）國語的百分比

另一個與年齡有關的現象是：較年長的閩客跨族通婚家庭配偶間溝通的語言是閩南語、客語或閩客語混用，但是較年輕的跨族通婚家庭夫妻間使用國語溝通的比例很高。這表示，過去由於當地閩客雜居，居民大都能說閩客雙語，通婚家庭普遍使用閩南語、客語或閩客語混用，後來國語勢力進入，取代閩客語成為年輕一代跨族通婚家庭的溝通語言。跨族通婚比例甚低的村鄰長等社區領袖中，45-59 歲年齡組配偶之間已有一半以上使用（混用）國語溝通，可見不論是否跨族通婚，國語都已成為年輕一輩彼此的主要溝通用語。

陳淑娟 (2004:365-370) 發現在桃園縣新屋鄉客語區中的大牛欄閩南方言島過去逐漸轉移到客語，但這個過程並未真正完成，現在當地正進行另一次語言轉移，國語成為新一代的家庭語言。本文的研究則發現，在閩客人口相當，彼此雜居的新竹縣新豐鄉，過去閩客家庭各自維持自己的母語，跨族通婚家庭中，媳婦與公婆溝通使用丈夫的家庭語言，夫妻之間則以閩南語、客語或閩客混用，但年輕一代也逐漸轉移到國語。

本研究以新竹縣新豐鄉為例，探討閩客雜居地區居民家庭語言的傳承。我們發現，當地是雙語（多語）社群，閩南人雙語的比例顯著比客家人雙語的比例

高，而客家人三語的比例顯著比閩南人高。從年齡看雙語，年長一輩多為閩客雙語，年輕一輩卻是閩南語、國語雙語。此外，較年長的跨族通婚夫妻以閩南語、客語或閩客語混用溝通，年輕的夫妻不論是否跨族通婚以國語溝通的比例增加，顯示國語成為年輕一代溝通的語言。總之，雖然新豐鄉一般居民以及社區領袖閩客族群說母語的比例都很高，卻多限於家庭中祭祖或對長輩使用，配偶、手足之間以及對子女、（外）孫子女等晚輩溝通使用母語比例漸少；不論閩客語，隨著年齡層降低，使用母語的比例也隨之降低，都有向優勢語國語轉移的情形，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估語言活力的九個要素中，跨世代語言傳承這一要素，語言瀕危程度分安全、不安全、明確危險、嚴重危險、瀕臨滅絕、滅絕等六級，新豐鄉閩南語和客語都主要使用於父母這一輩以上的年齡層，處在「明確危險」這一級，有流失的危險。

引用文獻

- Chan, Hui-chen. 1994.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Cheng, Robert L., and Shuanfan Huang. 1988.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Taipei: Crane.
- Crystal, David. 2000.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swani, C. J. 1989. 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decay: the case of Indian Sindh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75:55-60.
- Detaramani, Champa, and Graham Lock. 2003. Multilingualism in decline: language repertoire, use and shift in two Hong Kong Indi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4.4:249-273.
- Feifel, Karl-Eugen. 1994. *Language Attitudes in Taiwan: 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 Taipei: Crane.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oshua. A. (ed.) 2001.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evisited: A 21st Century Perspectiv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Haberman, Shelby J. 1978.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uang, Shuanfan. 1988. A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of Taipei (1).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ed. by 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301-335. Taipei: Crane.

- Kuo, Eddie C. Y. 1979. Measuring communicability in multilingual societi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21:328-340.
- Matsumoto, Kazuko. 2001. A social network study of language shift and maintenance in a multilingual Micronesian society. *Essex Graduate Student Paper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105-132.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 Srivastava, R. N. 1989.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shift in multilingual set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75:9-26.
- Timm, Lenora. 1980. Bilingualism, diglossia and language shift in Britt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5:29-41.
- 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ction's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By Way of Introduction.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URL_ID=9105&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accessed on 18 April 2005).
- van den Berg, Marinus E. 1986.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A Study of Language Choice Behavior in Public Setting*. Taipei: Crane.
- van den Berg, Marinus E. 1988. Taiwan's sociolinguistic setting.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 ed. by 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243-261. Taipei: Crane.
- Yamamoto, Masayo. 2002. Language use in families with parents of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 an investigation of Japanese-non-English and Japanese-English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3.6:531-554.
- Yeh, Brian. 2005. Language use in Taiw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domain analysis. 發表於「國科會九十三年度語言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Young, Russell. 1989.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Chinese on Taiwan*. Taipei: Crane.
- 王保進. 2002. 《視窗版 SPSS 與行為科學研究》。台北：心理出版社。
- 行政院主計處. 2007a. 〈戶口及住宅普查 89 年普查統計結果表—台閩地區十五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53114364471.pdf> (2007 年 4 月 19 日下載)。
- 行政院主計處. 2007b. 〈台閩地區各縣市現住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l-06.xls> (2007 年 4 月 19 日下載)。
- 洪惟仁. 2004. 〈世紀初桃園語言社會學調查報告〉, 《台灣語文研究》2:99-124。
- 黃宣範. 1995.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新 1 版)。台北：文鶴。
- 黃美金, 鄧守信, 周中天. 2005. 〈東亞地區語文使用與教學現況之比較研究〉, 發

- 表於「國科會九十三年度語言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新竹縣戶政服務網. 2007.〈新豐鄉 92 年 4 月人口統計〉, <http://www.hsinchu.gov.tw/houseweb/main/Webpage/PeoCount/List.aspx> (2007 年 4 月 18 日下載)。
- 陳淑娟. 2004.《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陳淑嬌. 2001.〈新台灣語言政策與語言不平等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陳淑嬌. 2003.〈台灣語言活力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陳淑嬌. 2005.〈台灣語言活力研究〉, 發表於「國科會九十三年度語言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葉錫南. 2000.〈東亞地區語言使用與教學現況之比較研究——語言政策、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 1/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NSC 89-2411-H-003-011-M9)。
- 葉錫南. 2001.〈東亞地區語言使用與教學現況之比較研究——語言政策、語言使用與語言態度 2/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中報告 (NSC 89-2411-H-003-011-M9)。
- 曹逢甫. 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
- 福爾摩沙文教基金會. 1997.〈「民眾的母語能力及其對語言政策的看法」調查報告〉, 曹逢甫 (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 181-188。台北：文鶴。
- 鄭錦全. 2004.〈語言與資訊：釐清台灣地名厝屋〉, 羅鳳珠編《語言文學與資訊》, 1-24。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鄭錦全. 2007.〈「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庫」成果報告〉。

[Received 2 March 2007; revised 21 June 2007; accepted 29 June 2007]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15 台北市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suying@sinica.edu.tw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in Southern Min and Hakka Families in a Bilingual Speech Community

Suying Hsiao

Academia Sinic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ssue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in families in a Southern Min-Hakka bilingual speech community,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256 villagers and 230 community leaders in Hsinfeng, Hsinchu County. The result shows a clear trend of language shift. Subjects consistently use native languages with younger generations less often. And younger subjects use native languages less often than their elders. Besides, Southern Min community leaders significantly use Mandarin mor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an do other subject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thern Min and Hakka community leaders might be a difference in language attitude.

Key words: language maintenance, language shift, Southern Min, Hakka